



大眾閱藏經典彙編 CBETA2018 版

大般若波羅蜜多經

(六百卷：第591卷至第595卷)

唐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

佛经安置须知

1. 经典应恭敬放在清净高处以及其他书籍的上面，不可随意扔放床上、座椅上等不净处。
2. 凡经书等法宝阅毕，可辗转流通，赠送其他道友，不可任意烧毁或丢弃。
3. 如手捧或装于口袋携带时，不得低于腰部，不可挟腋下。
4. 不得口吹经上灰尘，应以专用净布拭去。
5. 不可在经典所在的地方，有种种污秽行为。

读诵佛经须知

1. 经典乃三世诸佛之师，如来法身舍利，亦当作真佛看，不可作纸墨等看。礼诵持念，种种修持，皆当以诚敬为主。
2. 不可躺着看经书，以口水沾指翻经页，不可以污手触经。
3. 经书上不可涂写。不得一边散心杂话，一边看经书。
4. 中断不看时，应夹放纸条、书签做记号。不可折页、折角，或经书面朝下作“人”字形搁置。

保宁勇禅师示看经警策文

夫看经之法后学须知：当净三业。若三业无亏，则百福俱集。三业者，身、口、意业也。

（一）端身正坐，如对圣容，则身业净也。

（二）口无杂言，断诸嬉笑，则口业净也。

（三）意不散乱，屏息万缘，则意业净也。

内心既寂，外境俱捐。方契悟于真源，庶研穷于法理，可谓水澄珠莹，云散月明。义海涌于胸襟，智岳凝于耳目。辄莫容易，实非小缘。心法双忘，自他俱利。若能如是，真报佛恩。

起诵仪

请佛发愿

稽首禮諸佛 及法比丘僧 我今為自利 亦利諸有情
與諸善同修 正聞大藏經 傳承三聖學 令正法久住
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

香赞

（一遍）

炉香乍爇。法界蒙薰。诸佛海会悉遥闻。
随处结祥云。诚意方殷。诸佛现全身。

南无香云盖菩萨摩訶萨（三称）

开经偈

（一遍）

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
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
讽诵经时 当愿众生：
顺佛所说 总持不忘。

（注：此阅藏仪轨可以根据需要自行调整）

大般若經第十五會靜慮波羅蜜多分 序

西明寺沙門玄則撰

夫心之用也，其大矣哉！動之則舛競聿興，靜之則眾變幾息，大之則充乎法界，細之則入於隣虛，故海嶽環區，心之影也；形骸耳目，心之候也；生死遘迴，心之迷也；菩提昭曠，心之悟也。三界唯此，寔曰難調；一處制之，斯無不辦。所以仍給孤之勝集、開等持之妙門，明夫定品克遷，心源允晏；沈掉雙斥，止觀兩澄。朋棲欲界之表、孤騫有頂之外，境焰滅而逾明、因枝翦而更肅，湛乎累盡，動與德會。故統之則一如，權之則二相，敝之則三脫，依之則四神，行之則五印，檢之則六念，聚之則七善，流之則八解，階之則九次，肆之則十遍。其餘四念、四等之儔，五根、五力之類，莫不亘諸禪地，蒨藁乎根本；儲之定澱，磊砢乎邊際。譬泥之在均、金之在鍛，唯所用耳，豈有限哉！故能力味精通、神妙揮忽，日月上掩、川嶽下搖，身遍十方、聲覃六趣，水火交質、金土易形，殫變化之塗、出思議之表，具微妙定，不受快己之勝生；關惡趣門，而甘利他之獄苦。至有八禪分用、三昧異名，日旋星光、月愛花德，遊戲奮迅、清淨照明，或百或千，難階難極，咸資說力，具啟詞編。凡勒成兩卷，亦未經再譯。罽入禪祕，其誰捨諸！

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九十一

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

第十五靜慮波羅蜜多分之一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薄伽梵住王舍城鷲峯山中，與大苾芻眾千二百五十人俱。

爾時，具壽舍利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菩薩摩訶薩欲證無上正等菩提，云何方便安住靜慮波羅蜜多？」

爾時，世尊告舍利子：「若菩薩摩訶薩欲證無上正等菩提，應先入初靜慮。既入如是初靜慮已，應作是念：『我從無際生死已來，數數曾入如是靜慮，作所應作，身心寂靜，故此靜慮於我有恩；今復應入，作所應作，此為一切功德所依。』次復應入第二靜慮。既入如是第二靜慮已，應作是念：

『我從無際生死已來，數數曾入如是靜慮，作所應作，身心寂靜，故此靜慮於我有恩；今復應入，作所應作，此為一切功德所依。』次復應入第三靜慮。既入如是第三靜慮已，應作是念：『我從無際生死已來，數數曾入如是靜慮，作所應作，身心寂靜，故此靜慮於我有恩；今復應入，作所應作，此為一切功德所依。』次復應入第四靜慮。既入如是第四靜慮已，應作是念：『我從無際生死已來，數數曾入如是靜慮，作所應作，身心寂靜，故此靜慮於我有恩；今復應入，作所應作，此為一切功德所依。』

「此菩薩摩訶薩既入如是四靜慮已，復應思惟：『此四靜慮於諸菩薩摩訶薩眾有大恩德，與諸菩薩摩訶薩眾為所依止，謂諸菩薩摩訶薩眾將得無上正等覺時，皆漸次入此四靜慮，既入如是四靜慮已，依第四靜慮引發五神通，降伏魔軍成無上覺。』此菩薩摩訶薩應作是念：『往昔菩薩摩訶薩眾皆修靜慮波羅蜜多，我亦應修；往昔菩薩摩訶薩眾皆學靜慮波羅蜜多，我亦應學；往昔菩薩摩訶薩眾皆依靜慮波羅蜜多，隨意所樂引發般若波羅蜜多，我亦應依如是靜慮波羅蜜多，隨意所樂引發般若波羅蜜多。』

「又，舍利子！一切菩薩摩訶薩眾無不皆依第四靜慮，方便趣入正性離生，證會真如捨異生性；一切菩薩摩訶薩眾無不皆依第四靜慮，方便引發金剛喻定，永盡諸漏證如來智，是故當知第四靜慮於諸菩薩

摩訶薩眾有大恩德，能令菩薩摩訶薩眾最初趣入正性離生，證會真如捨異生性，最後證得所求無上正等菩提。由此菩薩摩訶薩眾應數現入第四靜慮，如是菩薩摩訶薩眾雖能現入此四靜慮，而不味著四靜慮樂及此等流勝妙生處。

「又，舍利子！一切菩薩摩訶薩眾安住如是四種靜慮，為勝方便引諸功德。如是菩薩摩訶薩眾依第四靜慮，起空無邊處想，引空無邊處定。如是菩薩摩訶薩眾依空無邊處定，起識無邊處想，引識無邊處定。如是菩薩摩訶薩眾依識無邊處定，起無所有處想，引無所有處定。如是菩薩摩訶薩眾依無所有處定，起非有想、非無想處想，引非想、非非想處定。如是菩薩摩訶薩眾雖能現入四無色定，而不味著四無色定及此所得勝妙生處。」

爾時，舍利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諸菩薩摩訶薩觀何義故，雖能現入滅受想定而不現入？」

爾時，佛告舍利子言：「諸菩薩摩訶薩怖墮聲聞及獨覺地故，不現入滅受想定，勿著此定寂滅安樂，便欣證入阿羅漢果或獨覺果入般涅槃。諸菩薩摩訶薩觀如是義，雖能現入滅受想定而不現入。」

時，舍利子便白佛言：「諸菩薩摩訶薩甚為希有能為難事，謂雖現入如是諸定，而於諸定不生味著，又雖現入如是諸定能起勝用，而不離染。」

佛言：「如是！如汝所說。諸菩薩摩訶薩甚為希有、能為難事。又，舍利子！諸菩薩摩訶薩最極希有，謂雖現入四種靜慮、四無色定寂靜安樂，而不味著亦不離染。我今為汝略說譬喻，令於此義得圓滿解。

「如有生此瞻部洲人，雖於欲界未得離染，而或得往北俱盧洲，因見彼洲女無繫屬形容端正遊戲自在，又見彼洲衣服嚴具鮮淨殊妙皆依樹生，又見彼洲有香粳米其味甘美不種自生，又見彼洲觸處皆有種種珍寶甚可愛翫，見彼洲人於如是類隨意受用無定繫屬，正受用時非

極耽染，既受用已捨而無戀。瞻部洲人雖未離染，具觀見彼種種勝事，而不貪著捨棄還歸，當知是人甚為希有。

「如是菩薩摩訶薩眾，雖復現入四種靜慮、四無色定寂靜安樂，歷觀其中所起種種微妙寂靜殊勝功德，而不味著還入欲界，方便善巧依欲界身，精勤修學布施、淨戒、安忍、精進、靜慮、般若波羅蜜多，精勤修學內空、外空、內外空、空空、大空、勝義空、有為空、無為空、畢竟空、無際空、散空、無變異空、本性空、自相空、共相空、一切法空、不可得空、無性空、自性空、無性自性空觀，精勤修學諸法真如、法界、法性、不虛妄性、不變異性、平等性、離生性、法定、法住、實際、虛空界、不思議界觀，精勤修學無明緣行，行緣識，識緣名色，名色緣六處，六處緣觸，觸緣受，受緣愛，愛緣取，取緣有、有緣生，生緣老死觀，精勤修學無明滅故行滅，行滅故識滅，識滅故名色滅，名色滅故六處滅，六處滅故觸滅，觸滅故受滅，受滅故愛滅，愛滅故取滅，取滅故有滅，有滅故生滅，生滅故老死滅觀；精勤修學若苦、若無常、若空、若無我苦聖諦觀，精勤修學若因、若集、若生、若緣集聖諦觀，精勤修學若滅、若靜、若妙、若離滅聖諦觀，精勤修學若道、若如、若行、若出道聖諦觀，精勤修學慈、悲、喜、捨四無量觀，精勤修學四念住、四正斷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覺支、八聖道支，精勤修學八解脫、八勝處、九次第定、十遍處，精勤修學空、無相、無願解脫門，精勤修學淨觀地、種姓地、第八地、具見地、薄地、離欲地、已辦地、獨覺地、菩薩地、如來地智，精勤修學極喜地、離垢地、發光地、焰慧地、極難勝地、現前地、遠行地、不動地、善慧地、法雲地，精勤修學陀羅尼門、三摩地門，精勤修學清淨五眼、六勝神通，精勤修學如來十力、四無所畏、四無礙解，精勤修學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捨、十八不共法，精勤修學三十二大士相、八十隨好，精勤修學無忘失法、恒住捨性，精勤修學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，精勤修學分別預流、一來、不還、阿羅漢果、獨覺菩提諸善巧

智，精勤修學一切菩薩摩訶薩行，精勤修學諸佛無上正等菩提，亦勸有情修諸善法，如是等事甚為希有。」

爾時，舍利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何緣如來、應、正等覺，許諸菩薩摩訶薩眾，捨勝定地寂靜安樂，還受下劣欲界之身？」

爾時，世尊告舍利子：「諸佛法爾，不許菩薩摩訶薩眾生長壽天。何以故？舍利子！勿諸菩薩摩訶薩眾生長壽天，遠離所修布施、淨戒、安忍、精進、靜慮、般若波羅蜜多及餘無邊菩提分法，由斯遲證所求無上正等菩提。是故如來、應、正等覺，許諸菩薩摩訶薩眾，捨勝定地寂靜安樂，還受下劣欲界之身，不許菩薩摩訶薩眾生長壽天失本所願。」

時，舍利子便白佛言：「諸菩薩摩訶薩甚為希有、能為難事，謂捨勝定寂靜安樂，還取下劣雜穢地身。譬如有人未離欲染，遇見女寶在空林中，形貌端嚴甚可愛樂，雖具觀見種種身支，而能制心不行放逸；後於餘處遇見女人，形貌醜鄙穢下賤，返生貪愛遂行放逸。如是菩薩摩訶薩眾，雖數安住微妙寂靜四種靜慮及四無色，而能棄捨，還受欲界種種雜穢下劣之身，故甚希有、能為難事。」

爾時，佛告舍利子言：「如是菩薩摩訶薩眾棄捨勝地受欲界身，當知是為方便善巧。何以故？舍利子！是諸菩薩摩訶薩眾，勤求無上正等菩提，捨勝地身還生欲界，起勝作意方便善巧。

「雖觀色蘊常無常性都不可得，及觀受、想、行、識蘊常無常性亦不可得，而不棄捨一切智智。雖觀色蘊樂無樂性都不可得，及觀受、想、行、識蘊樂無樂性亦不可得，而不棄捨一切智智。雖觀色蘊我無我性都不可得，及觀受、想、行、識蘊我無我性亦不可得，而不棄捨一切智智。雖觀色蘊淨不淨性都不可得，及觀受、想、行、識蘊淨不淨性亦不可得，而不棄捨一切智智。雖觀色蘊空不空性都不可得，及觀受、想、行、識蘊空不空性亦不可得，而不棄捨一切智智。雖觀色蘊相無相性都不可得，及觀受、想、行、識蘊相無相性亦不可得，而

不棄捨一切智智。雖觀色蘊願無願性都不可得，及觀受、想、行、識蘊願無願性亦不可得，而不棄捨一切智智。雖觀色蘊遠離不遠離性都不可得，及觀受、想、行、識蘊遠離不遠離性亦不可得，而不棄捨一切智智。雖觀色蘊寂靜不寂靜性都不可得，及觀受、想、行、識蘊寂靜不寂靜性亦不可得，而不棄捨一切智智。

「雖觀眼處常無常性都不可得，及觀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處常無常性亦不可得，而不棄捨一切智智。雖觀眼處樂無樂性都不可得，及觀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處樂無樂性亦不可得，而不棄捨一切智智。雖觀眼處我無我性都不可得，及觀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處我無我性亦不可得，而不棄捨一切智智。雖觀眼處淨不淨性都不可得，及觀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處淨不淨性亦不可得，而不棄捨一切智智。雖觀眼處空不空性都不可得，及觀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處空不空性亦不可得，而不棄捨一切智智。雖觀眼處相無相性都不可得，及觀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處相無相性亦不可得，而不棄捨一切智智。雖觀眼處願無願性都不可得，及觀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處願無願性亦不可得，而不棄捨一切智智。雖觀眼處遠離不遠離性都不可得，及觀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處遠離不遠離性亦不可得，而不棄捨一切智智。雖觀眼處寂靜不寂靜性都不可得，及觀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處寂靜不寂靜性亦不可得，而不棄捨一切智智。

「雖觀色處常無常性都不可得，及觀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處常無常性亦不可得，而不棄捨一切智智。雖觀色處樂無樂性都不可得，及觀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處樂無樂性亦不可得，而不棄捨一切智智。雖觀色處我無我性都不可得，及觀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處我無我性亦不可得，而不棄捨一切智智。雖觀色處淨不淨性都不可得，及觀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處淨不淨性亦不可得，而不棄捨一切智智。雖觀色處空不空性都不可得，及觀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處空不空性亦不可得，而不棄捨一切智智。雖觀色處相無相性都不可得，及觀聲、香、味、觸、

法處相無相性亦不可得，而不棄捨一切智智。雖觀色處願無願性都不可得，及觀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處願無願性亦不可得，而不棄捨一切智智。雖觀色處遠離不遠離性都不可得，及觀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處遠離不遠離性亦不可得，而不棄捨一切智智。雖觀色處寂靜不寂靜性都不可得，及觀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處寂靜不寂靜性亦不可得，而不棄捨一切智智。

「雖觀眼界常無常性都不可得，及觀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界常無常性亦不可得，而不棄捨一切智智。雖觀眼界樂無樂性都不可得，及觀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界樂無樂性亦不可得，而不棄捨一切智智。雖觀眼界我無我性都不可得，及觀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界我無我性亦不可得，而不棄捨一切智智。雖觀眼界淨不淨性都不可得，及觀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界淨不淨性亦不可得，而不棄捨一切智智。雖觀眼界空不空性都不可得，及觀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界空不空性亦不可得，而不棄捨一切智智。雖觀眼界相無相性都不可得，及觀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界相無相性亦不可得，而不棄捨一切智智。雖觀眼界願無願性都不可得，及觀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界願無願性亦不可得，而不棄捨一切智智。雖觀眼界遠離不遠離性都不可得，及觀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界遠離不遠離性亦不可得，而不棄捨一切智智。雖觀眼界寂靜不寂靜性都不可得，及觀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界寂靜不寂靜性亦不可得，而不棄捨一切智智。

「雖觀色界常無常性都不可得，及觀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界常無常性亦不可得，而不棄捨一切智智。雖觀色界樂無樂性都不可得，及觀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界樂無樂性亦不可得，而不棄捨一切智智。雖觀色界我無我性都不可得，及觀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界我無我性亦不可得，而不棄捨一切智智。雖觀色界淨不淨性都不可得，及觀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界淨不淨性亦不可得，而不棄捨一切智智。雖觀色界空不空性都不可得，及觀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界空不空性亦不可得，而不

棄捨一切智智。雖觀色界相無相性都不可得，及觀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界相無相性亦不可得，而不棄捨一切智智。雖觀色界願無願性都不可得，及觀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界願無願性亦不可得，而不棄捨一切智智。雖觀色界遠離不遠離性都不可得，及觀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界遠離不遠離性亦不可得，而不棄捨一切智智。雖觀色界寂靜不寂靜性都不可得，及觀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界寂靜不寂靜性亦不可得，而不棄捨一切智智。

「雖觀眼識界常無常性都不可得，及觀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識界常無常性亦不可得，而不棄捨一切智智。雖觀眼識界樂無樂性都不可得，及觀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識界樂無樂性亦不可得，而不棄捨一切智智。雖觀眼識界我無我性都不可得，及觀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識界我無我性亦不可得，而不棄捨一切智智。雖觀眼識界淨不淨性都不可得，及觀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識界淨不淨性亦不可得，而不棄捨一切智智。雖觀眼識界空不空性都不可得，及觀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識界空不空性亦不可得，而不棄捨一切智智。雖觀眼識界相無相性都不可得，及觀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識界相無相性亦不可得，而不棄捨一切智智。雖觀眼識界願無願性都不可得，及觀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識界願無願性亦不可得，而不棄捨一切智智。雖觀眼識界遠離

不遠離性都不可得，及觀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識界遠離不遠離性亦不可得，而不棄捨一切智智。雖觀眼識界寂靜不寂靜性都不可得，及觀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識界寂靜不寂靜性亦不可得，而不棄捨一切智智。

「雖觀眼觸常無常性都不可得，及觀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觸常無常性亦不可得，而不棄捨一切智智。雖觀眼觸樂無樂性都不可得，及觀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觸樂無樂性亦不可得，而不棄捨一切智智。雖觀眼觸我無我性都不可得，及觀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觸我無我性亦不可得，而不棄捨一切智智。雖觀眼觸淨不淨性都不可得，及觀耳、鼻、

舌、身、意觸淨不淨性亦不可得，而不棄捨一切智智。雖觀眼觸空不空性都不可得，及觀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觸空不空性亦不可得，而不棄捨一切智智。雖觀眼觸相無相性都不可得，及觀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觸相無相性亦不可得，而不棄捨一切智智。雖觀眼觸願無願性都不可得，及觀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觸願無願性亦不可得，而不棄捨一切智智。雖觀眼觸遠離不遠離性都不可得，及觀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觸遠離不遠離性亦不可得，而不棄捨一切智智。雖觀眼觸寂靜不寂靜性都不可得，及觀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觸寂靜不寂靜性亦不可得，而不棄捨一切智智。

「雖觀眼觸為緣所生諸受常無常性都不可得，及觀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觸為緣所生諸受常無常性亦不可得，而不棄捨一切智智。雖觀眼觸為緣所生諸受樂無樂性都不可得，及觀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觸為緣所生諸受樂無樂性亦不可得，而不棄捨一切智智。雖觀眼觸為緣所生諸受我無我性都不可得，及觀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觸為緣所生諸受我無我性亦不可得，而不棄捨一切智智。雖觀眼觸為緣所生諸受淨不淨性都不可得，及觀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觸為緣所生諸受淨不淨性亦不可得，而不棄捨一切智智。雖觀眼觸為緣所生諸受空不空性都不可得，及觀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觸為緣所生諸受空不空性亦不可得，而不棄捨一切智智。雖觀眼觸為緣所生諸受相無相性都不可得，及觀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觸為緣所生諸受相無相性亦不可得，而不棄捨一切智智。雖觀眼觸為緣所生諸受願無願性都不可得，及觀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觸為緣所生諸受願無願性亦不可得，而不棄捨一切智智。雖觀眼觸為緣所生諸受遠離不遠離性都不可得，及觀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觸為緣所生諸受遠離不遠離性亦不可得，而不棄捨一切智智。雖觀眼觸為緣所生諸受寂靜不寂靜性都不可得，及觀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觸為緣所生諸受寂靜不寂靜性亦不可得，而不棄捨一切智智。

「雖觀地界常無常性都不可得，及觀水、火、風、空、識界常無常性亦不可得，而不棄捨一切智智。雖觀地界樂無樂性都不可得，及觀水、火、風、空、識界樂無樂性亦不可得，而不棄捨一切智智。雖觀地界我無我性都不可得，及觀水、火、風、空、識界我無我性亦不可得，而不棄捨一切智智。雖觀地界淨不淨性都不可得，及觀水、火、風、空、識界淨不淨性亦不可得，而不棄捨一切智智。雖觀地界空不空性都不可得，及觀水、火、風、空、識界空不空性亦不可得，而不棄捨一切智智。雖觀地界相無相性都不可得，及觀水、火、風、空、識界相無相性亦不可得，而不棄捨一切智智。雖觀地界願無願性都不可得，及觀水、火、風、空、識界願無願性亦不可得，而不棄捨一切智智。雖觀地界遠離不遠離性都不可得，及觀水、火、風、空、識界遠離不遠離性亦不可得，而不棄捨一切智智。雖觀地界寂靜不寂靜性都不可得，及觀水、火、風、空、識界寂靜不寂靜性亦不可得，而不棄捨一切智智。

「雖觀因緣常無常性都不可得，及觀等無間緣、所緣緣、增上緣并從緣所生法常無常性亦不可得，而不棄捨一切智智。雖觀因緣樂無樂性都不可得，及觀等無間緣、所緣緣、增上緣并從緣所生法樂無樂性亦不可得，而不棄捨一切智智。雖觀因緣我無我性都不可得，及觀等無間緣、所緣緣、增上緣并從緣所生法我無我性亦不可得，而不棄捨一切智智。雖觀因緣淨不淨性都不可得，及觀等無間緣、所緣緣、增上緣并從緣所生法淨不淨性亦不可得，而不棄捨一切智智。雖觀因緣空不空性都不可得，及觀等無間緣、所緣緣、增上緣并從緣所生法空不空性亦不可得，而不棄捨一切智智。雖觀因緣相無相性都不可得，及觀等無間緣、所緣緣、增上緣并從緣所生法相無相性亦不可得，而不棄捨一切智智。雖觀因緣願無願性都不可得，及觀等無間緣、所緣緣、增上緣并從緣所生法願無願性亦不可得，而不棄捨一切智智。雖觀因緣遠離不遠離性都不可得，及觀等無間緣、所緣緣、增上緣并從

緣所生法遠離不遠離性亦不可得，而不棄捨一切智智。雖觀因緣寂靜不寂靜性都不可得，及觀等無間緣、所緣緣、增上緣并從緣所生法寂靜不寂靜性亦不可得，而不棄捨一切智智。」

爾時，滿慈子問舍利子言：「何緣如來、應、正等覺，許諸菩薩摩訶薩眾入四靜慮、四無色定，不許菩薩摩訶薩眾久住其中心生染著？」

舍利子言：「勿諸菩薩摩訶薩眾，於四靜慮、四無色定，心生染著生長壽天。是故如來、應、正等覺，不許菩薩摩訶薩眾，於四靜慮、四無色定，心生染著久住其中。何以故？滿慈子！若生欲界速能圓滿一切智智，生色、無色無斯用故。」

時，滿慈子便白具壽舍利子言：「諸菩薩眾甚為希有、能為難事，謂諸菩薩住勝定已，還棄捨之受下劣法。譬如有人遇見伏藏，手執珍寶還棄捨之；彼於後時見貝珠等伸手執取持入舍中。如是菩薩摩訶薩眾入四靜慮、四無色定，寂靜安樂隨意遊止；後棄捨之還生欲界，攝受種種下劣身心，依之修行布施、淨戒、安忍、精進、靜慮、般若波羅蜜多及餘無邊菩提分法。佛觀此義，應許菩薩摩訶薩眾生長壽天，長時修行布施、淨戒、安忍、精進、靜慮、般若波羅蜜多及餘無邊菩提分法，由斯疾得一切智智。」

時，滿慈子便白佛言：「我對世尊作如是說，豈不顯佛是實語者、是法語者、能正宣說法隨法者？」

爾時，佛告滿慈子言：「汝今對我作如是說，非顯如來是實語者、是法語者、能正宣說法隨法者。何以故？滿慈子！若諸菩薩生長壽天，不能修行如是功德，不能疾得一切智智。」

「又，滿慈子！若諸菩薩入四靜慮、四無色定寂靜安樂，是諸菩薩不作是念：『我由此定生色、無色。』亦不思惟：『我由靜慮及無色定超色、無色。』是諸菩薩入四靜慮、四無色定寂靜安樂，但欲引發自在神通，與諸有情作大饒益，亦欲調伏龐重身心，令有堪能修諸功德。是諸菩薩摩訶薩眾入諸勝定寂靜安樂，方便善巧受欲界身，於

諸勝定亦無退失。是故菩薩摩訶薩眾不超三界亦不染著，方便善巧受欲界身，饒益有情親近諸佛，疾能證得一切智智。」

時，滿慈子復白佛言：「豈不如來、應、正等覺一切智智超過三界？」

佛言：「如是！如汝所說。如來所得一切智智超過三界，非三界攝。一切如來、應、正等覺，不許菩薩摩訶薩眾安住靜慮波羅蜜多，於三界法究竟出離。」

時，滿慈子便白佛言：「一切如來、應、正等覺觀何義故，許諸菩薩摩訶薩眾求證無上正等菩提，安住靜慮波羅蜜多，不許菩薩摩訶薩眾於三界法究竟出離？」

爾時，佛告滿慈子言：「若菩薩摩訶薩求證無上正等菩提，安住靜慮波羅蜜多，如來若許超過三界，彼便退失菩薩誓願，安住聲聞或獨覺地。一切如來、應、正等覺，觀如是義，許諸菩薩摩訶薩眾求證無上正等菩提，安住靜慮波羅蜜多，不許菩薩摩訶薩眾於三界法究竟出離；勿捨菩薩本所誓願，退住聲聞或獨覺地。」

「又，滿慈子！若時菩薩摩訶薩眾坐菩提座眾行圓滿，爾時菩薩摩訶薩眾方乃究竟捨三界法，由斯證得一切智智，是故我說一切智智超過三界非三界攝。」

「又，滿慈子！若菩薩摩訶薩隨所生起布施、淨戒、安忍、精進、靜慮、般若波羅蜜多及餘無邊菩提分法，隨所觀察內空、外空、內外空、空空、大空、勝義空、有為空、無為空、畢竟空、無際空、散空、無變異空、本性空、自相空、共相空、一切法空、不可得空、無性空、自性空、無性自性空及真如等甚深理趣，一一皆發無染著心，迴向趣求一切智智，是菩薩摩訶薩由此因緣，於三界法漸捨漸遠，展轉鄰近一切智智。」

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九十二

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

第十五靜慮波羅蜜多分之二

爾時，滿慈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菩薩摩訶薩眾安住靜慮波羅蜜多，攝受般若波羅蜜多，於諸靜慮及靜慮支不生味著亦無退轉，於諸靜慮及靜慮支不起我想分別執著，復持如是相應善根，迴向趣求一切智智？」

爾時，佛告滿慈子言：「若諸菩薩摩訶薩眾安住靜慮波羅蜜多，於諸靜慮及靜慮支，發起無著無常想等，復持如是相應善根，迴向趣求一切智智，如是菩薩摩訶薩眾安住靜慮波羅蜜多，攝受般若波羅蜜多，於諸靜慮及靜慮支不生味著亦無退轉。」

時，滿慈子復白佛言：「云何菩薩摩訶薩眾安住靜慮波羅蜜多，攝受精進波羅蜜多？」

爾時，佛告滿慈子言：「若諸菩薩摩訶薩眾安住靜慮波羅蜜多，超過欲界諸雜染法，方便趣入四種靜慮、四無色定寂靜安樂，還復棄捨，受欲界身，精進修行布施、淨戒、安忍、精進、靜慮、般若波羅蜜多及餘無邊菩提分法，如是菩薩摩訶薩眾安住靜慮波羅蜜多，攝受精進波羅蜜多。」

時，滿慈子復白佛言：「云何菩薩摩訶薩眾安住靜慮波羅蜜多，攝受安忍波羅蜜多？」

爾時，佛告滿慈子言：「若諸菩薩摩訶薩眾修學成就大慈、大悲，於諸有情欲作饒益，安住靜慮波羅蜜多，遇諸違緣心無雜穢，如是菩薩摩訶薩眾安住靜慮波羅蜜多，攝受安忍波羅蜜多。」

時，滿慈子復白佛言：「云何菩薩摩訶薩眾安住靜慮波羅蜜多，攝受淨戒波羅蜜多？」

爾時，佛告滿慈子言：「若諸菩薩摩訶薩眾安住靜慮波羅蜜多，於諸聲聞及獨覺地不生取著，如是菩薩摩訶薩眾安住靜慮波羅蜜多，攝受淨戒波羅蜜多。」

時，滿慈子復白佛言：「云何菩薩摩訶薩眾安住靜慮波羅蜜多，攝受布施波羅蜜多？」

爾時，佛告滿慈子言：「若諸菩薩摩訶薩眾安住靜慮波羅蜜多，於諸有情起大悲念，誓不棄捨一切有情，欲令解脫生死苦故，求證無上正等菩提，作是念言：『我當決定以大法施攝受有情，常為有情宣說永斷一切煩惱真淨法要。』如是菩薩摩訶薩眾安住靜慮波羅蜜多，攝受布施波羅蜜多。」

爾時，滿慈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菩薩摩訶薩成就如是方便善巧，是菩薩摩訶薩應知名為何等菩薩？」爾時，佛告滿慈子言：「是菩薩摩訶薩應知名為不退菩薩。」

時，滿慈子便白佛言：「如是菩薩摩訶薩眾甚為希有，能為難事，已住如是諸勝定中寂靜安樂，復能棄捨，還受欲界相應劣法，方便善巧饒益有情。」

爾時，世尊告滿慈子：「如是！如是！如汝所說。如是菩薩摩訶薩眾甚為希有，能為難事。應知如是諸菩薩眾為度無量無邊有情，被戴堅牢大願甲冑，恒作是念：『我當度脫無量無數無邊有情，令入無餘般涅槃界。我當令佛清淨法眼常無間斷，利益安樂一切有情，雖作是事而無執著，謂無有情得涅槃者，或得無上正等菩提。所以者何？諸法無我亦無我所。眾苦生時，唯有苦生，無能生者；眾苦滅時，唯有苦滅，無能滅者。當知亦無能證、能得清淨法者。』由此因緣，應知菩薩摩訶薩眾甚為希有，能為難事。」

時，滿慈子便白佛言：「如是！世尊！如是！善逝！當知菩薩摩

訶薩眾甚為希有，能為難事。所以者何？雖實無法有生有滅、或般涅槃、或證無上正等菩提，而諸菩薩摩訶薩眾為度無量無邊有情，精進修行諸菩薩行，求證無上正等菩提，欲為有情宣說永斷貪、瞋、癡法，令勤修學得般涅槃；或為有情宣說菩薩摩訶薩道，令勤修學疾證無上正等菩提。」

爾時，世尊告滿慈子：「若菩薩摩訶薩心無散亂，相續安住一切智智相應作意，是菩薩摩訶薩應知名為安住靜慮波羅蜜多。若菩薩摩訶薩住聲聞地相應作意或獨覺地相應作意，是菩薩摩訶薩應知名為心常散亂。何以故？滿慈子！若菩薩摩訶薩修學二乘相應作意，障礙無上正等菩提，令菩提心恒散亂故。」

「又，滿慈子！諸菩薩摩訶薩雖緣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境，發起種種非理作意，擾亂菩薩布施等心，而不障礙菩薩所求一切智智。若法不能障礙菩薩一切智智，雖現在前，而於菩薩摩訶薩眾所修靜慮波羅蜜多，應知不名極違逆法，非永退失菩薩定地。」

爾時，滿慈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一切如來、應、正等覺觀何義故，讚諸菩薩摩訶薩眾所有功德，不讚聲聞？」爾時，世尊告滿慈子：「我今問汝，隨汝意答。於意云何？日輪與此瞻部洲人作光明事，螢能作不？」

滿慈子曰：「不也！世尊！不也！善逝！」

佛言：「如是！如汝所說。一切菩薩摩訶薩眾所能作事亦復如是，非諸聲聞所能成辦。」

時，滿慈子復白佛言：「云何應知唯諸菩薩摩訶薩眾能作是念：我當度脫無量無數無邊有情，令入無餘般涅槃界；我當令佛清淨法眼無間無斷，利益安樂一切有情？云何應知唯諸菩薩摩訶薩眾能作如是殊勝事業，非諸聲聞？」

爾時，世尊告滿慈子：「汝今觀此聲聞眾中，有一苾芻能如菩薩

摩訶薩眾作如是念、辦斯事不？」

滿慈子曰：「不也！世尊！不也！善逝！我今觀此聲聞眾中，無一苾芻能如菩薩摩訶薩眾作如是念，亦無能辦此事業者。」

爾時，佛告滿慈子言：「是故如來、應、正等覺唯讚菩薩不讚聲聞。觀此眾中諸阿羅漢無如是念，亦不能成如是事業，當知一切聲聞乘人無如菩薩摩訶薩眾所作事業。是故我說：『譬如日輪與瞻部洲作光明事，螢不能辦。』所謂日輪放無量光，普照瞻部諸有情類，螢光唯照自身非餘。如是菩薩摩訶薩眾調伏自身煩惱惡業，亦能度脫無量有情，令離一切煩惱惡業，入無餘依般涅槃界，或證無上正等菩提；聲聞乘人唯能調伏自身所有煩惱惡業，不能饒益無量有情，故聲聞人非如菩薩所有事業皆悉殊勝。」

「又，滿慈子！如善射夫於所學法已作加行，身手、弓仗皆善調習，學諸武伎已至究竟，已百千歲食王封祿。王與怨敵欲戰爭時，象馬等軍及諸兵仗，皆悉委任令其指揮，冀殄凶徒無所損失。如是菩薩摩訶薩眾已發無上正等覺心，已修菩薩摩訶薩行，於能調伏諸有情類貪、瞋、癡行已得善巧。是故如來、應、正等覺偏讚菩薩摩訶薩眾，教誡教授令勤修習，能正引發菩提資糧，令速圓滿所發大願，疾證無上正等菩提，為諸有情說能永斷貪、瞋、癡等清淨法要。是故菩薩摩訶薩眾被戴甲冑所作事業，聲聞、獨覺俱不能為，由此如來應、正、等覺讚勵菩薩、非諸聲聞。」

爾時，滿慈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我解佛所說義者，應知菩薩摩訶薩眾諸有所作無不定心，謂諸菩薩摩訶薩眾若住布施波羅蜜多，當知爾時心亦在定；若住淨戒波羅蜜多，當知爾時心亦在定；若住安忍波羅蜜多，當知爾時心亦在定；若住精進波羅蜜多，當知爾時心亦在定；若住靜慮波羅蜜多，當知爾時心亦在定；若住般若波羅蜜多，當知爾時心亦在定；若住諸餘菩提分法，當知爾時心亦在定。如吠琉璃隨所在處，於自寶色終不棄捨，謂彼若在金器、銀器、頗胝迦器、銅、

鐵、瓦等，常不棄捨吠琉璃色；如是菩薩摩訶薩眾若住布施波羅蜜多，若住淨戒波羅蜜多，若住安忍波羅蜜多，若住精進波羅蜜多，若住靜慮波羅蜜多，若住般若波羅蜜多，若住諸餘菩提分法，當知爾時心常在定，我如是解佛所說義。」

爾時，佛讚滿慈子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如是！如是！又，滿慈子！若諸菩薩摩訶薩眾離欲惡不善法，有尋有伺，離生喜樂，初靜慮具足住。安住如是初靜慮已，若樂聲聞或獨覺地，當知名為亂心菩薩，當知彼住非定地心。」

「又，滿慈子！若諸菩薩摩訶薩眾尋伺寂靜，內等淨，心一趣性，無尋無伺，定生喜樂，第二靜慮具足住。安住如是第二靜慮已，若樂聲聞或獨覺地，當知名為亂心菩薩，當知彼住非定地心。」

「又，滿慈子！若諸菩薩摩訶薩眾離喜住捨，具念正知，受身受樂，唯諸聖者能說能捨，具念樂住，第三靜慮具足住。安住如是第三靜慮已，若樂聲聞或獨覺地，當知名為亂心菩薩，當知彼住非定地心。」

「又，滿慈子！若諸菩薩摩訶薩眾斷樂斷苦，先喜憂沒，不苦不樂，捨念清淨，第四靜慮具足住。安住如是第四靜慮已，若樂聲聞或獨覺地，當知名為亂心菩薩，當知彼住非定地心。」

爾時，滿慈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齊何應知菩薩心定？」

爾時，佛告滿慈子言：「若諸菩薩摩訶薩眾隨見彼彼諸有情時，便作是念：『我當精勤修菩薩行，證得無上正等覺時，決定當令彼有情類入無餘依般涅槃界，或證無上正等菩提。』齊此應知菩薩心定。」

「又，滿慈子！若諸菩薩摩訶薩眾勸有情類受持三歸，彼諸有情住三歸已，即持如是所集善根，迴向趣求一切智智，齊此應知菩薩心定。」

「又，滿慈子！若諸菩薩摩訶薩眾勸有情類受持五戒，彼諸有情住五戒已，即持如是所集善根，迴向趣求一切智智，齊此應知菩薩心定。」

「又，滿慈子！若諸菩薩摩訶薩眾勸有情類受持八戒，彼諸有情住八戒已，即持如是所集善根，迴向趣求一切智智，齊此應知菩薩心定。

「又，滿慈子！若諸菩薩摩訶薩眾勸有情類受持十戒，彼諸有情住十戒已，即持如是所集善根，迴向趣求一切智智，齊此應知菩薩心定。

「又，滿慈子！若諸菩薩摩訶薩眾勸有情類受持十善業道，彼諸有情住十善業道已，即持如是所集善根，迴向趣求一切智智，齊此應知菩薩心定。

「又，滿慈子！若諸菩薩摩訶薩眾勸有情類受持具戒，彼諸有情住具戒已，即持如是所集善根，迴向趣求一切智智，齊此應知菩薩心定。

「又，滿慈子！若諸菩薩摩訶薩眾勸有情類受持菩薩戒，彼諸有情住菩薩戒已，即持如是所集善根，迴向趣求一切智智，齊此應知菩薩心定。

「又，滿慈子！若諸菩薩摩訶薩眾方便勸導諸善男子、善女人等修行布施波羅蜜多，彼善男子、善女人等安住布施波羅蜜多已，即持如是所集善根，迴向趣求一切智智，齊此應知菩薩心定。

「又，滿慈子！若諸菩薩摩訶薩眾方便勸導諸善男子、善女人等修行淨戒波羅蜜多，彼善男子、善女人等安住淨戒波羅蜜多已，即持如是所集善根，迴向趣求一切智智，齊此應知菩薩心定。

「又，滿慈子！若諸菩薩摩訶薩眾方便勸導諸善男子、善女人等修行安忍波羅蜜多，彼善男子、善女人等安住安忍波羅蜜多已，即持如是所集善根，迴向趣求一切智智，齊此應知菩薩心定。

「又，滿慈子！若諸菩薩摩訶薩眾方便勸導諸善男子、善女人等修行精進波羅蜜多，彼善男子、善女人等安住精進波羅蜜多已，即持如是所集善根，迴向趣求一切智智，齊此應知菩薩心定。

「又，滿慈子！若諸菩薩摩訶薩眾方便勸導諸善男子、善女人等修行靜慮波羅蜜多，彼善男子、善女人等安住靜慮波羅蜜多已，即持如是所集善根，迴向趣求一切智智，齊此應知菩薩心定。

「又，滿慈子！若諸菩薩摩訶薩眾方便勸導諸善男子、善女人等修行般若波羅蜜多，彼善男子、善女人等安住般若波羅蜜多已，即持如是所集善根，迴向趣求一切智智，齊此應知菩薩心定。

「又，滿慈子！若諸菩薩摩訶薩眾方便勸導諸善男子、善女人等修行四靜慮、四無量、四無色定，彼善男子、善女人等安住此已，即持如是所集善根，迴向趣求一切智智，齊此應知菩薩心定。

「又，滿慈子！若諸菩薩摩訶薩眾方便勸導諸善男子、善女人等修行四念住、四正斷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覺支、八聖道支，彼善男子、善女人等安住此已，即持如是所集善根，迴向趣求一切智智，齊此應知菩薩心定。

「又，滿慈子！若諸菩薩摩訶薩眾方便勸導諸善男子、善女人等修行八解脫、八勝處、九次第定、十遍處，彼善男子、善女人等安住此已，即持如是所集善根，迴向趣求一切智智，齊此應知菩薩心定。

「又，滿慈子！若諸菩薩摩訶薩眾方便勸導諸善男子、善女人等修行空、無相、無願解脫門，彼善男子、善女人等安住此已，即持如是所集善根，迴向趣求一切智智，齊此應知菩薩心定。

「又，滿慈子！若諸菩薩摩訶薩眾方便勸導諸善男子、善女人等修行一切陀羅尼門、三摩地門，彼善男子、善女人等安住此已，即持如是所集善根，迴向趣求一切智智，齊此應知菩薩心定。

「又，滿慈子！若諸菩薩摩訶薩眾方便勸導諸善男子、善女人等修行淨觀地、種姓地、第八地、具見地、薄地、離欲地、已辦地、獨覺地、菩薩地、如來地，彼善男子、善女人等安住此已，即持如是所集善根，迴向趣求一切智智，齊此應知菩薩心定。

「又，滿慈子！若諸菩薩摩訶薩眾方便勸導諸善男子、善女人等

修行極喜地、離垢地、發光地、焰慧地、極難勝地、現前地、遠行地、不動地、善慧地、法雲地，彼善男子、善女人等安住此已，即持如是所集善根，迴向趣求一切智智，齊此應知菩薩心定。

「又，滿慈子！若諸菩薩摩訶薩眾方便勸導諸善男子、善女人等修行五眼及六神通，彼善男子、善女人等安住此已，即持如是所集善根，迴向趣求一切智智，齊此應知菩薩心定。

「又，滿慈子！若諸菩薩摩訶薩眾方便勸導諸善男子、善女人等修行如來十力、四無所畏、四無礙解，彼善男子、善女人等安住此已，即持如是所集善根，迴向趣求一切智智，齊此應知菩薩心定。

「又，滿慈子！若諸菩薩摩訶薩眾方便勸導諸善男子、善女人等修行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捨、十八不共法，彼善男子、善女人等安住此已，即持如是所集善根，迴向趣求一切智智，齊此應知菩薩心定。

「又，滿慈子！若諸菩薩摩訶薩眾方便勸導諸善男子、善女人等修行無忘失法、恒住捨性，彼善男子、善女人等安住此已，即持如是所集善根，迴向趣求一切智智，齊此應知菩薩心定。

「又，滿慈子！若諸菩薩摩訶薩眾方便勸導諸善男子、善女人等修行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，彼善男子、善女人等安住此已，即持如是所集善根，迴向趣求一切智智，齊此應知菩薩心定。

「又，滿慈子！若諸菩薩摩訶薩眾方便勸導諸善男子、善女人等修行預流果、若一來果、若不還果、若阿羅漢果、若獨覺菩提，彼善男子、善女人等安住此已，即持如是所集善根，迴向趣求一切智智，齊此應知菩薩心定。

「又，滿慈子！若諸菩薩摩訶薩眾方便勸導諸善男子、善女人等修行一切菩薩摩訶薩行，彼善男子、善女人等安住此已，即持如是所集善根，迴向趣求一切智智，齊此應知菩薩心定。

「又，滿慈子！若諸菩薩摩訶薩眾方便勸導諸善男子、善女人等

修行諸佛無上正等菩提，彼善男子、善女人等安住此已，即持如是所集善根，迴向趣求一切智智，齊此應知菩薩心定。

「又，滿慈子！若諸菩薩摩訶薩眾方便勸導諸善男子、善女人等嚴淨佛土、成熟有情，彼善男子、善女人等安住此已，即持如是所集善根，迴向趣求一切智智，齊此應知菩薩心定。

「又，滿慈子！若諸菩薩摩訶薩眾於他所修布施等善深心隨喜，迴向趣求一切智智，齊此應知菩薩心定。若諸菩薩摩訶薩眾於一切處心得定已，應知名為安住靜慮波羅蜜多。何以故？滿慈子！是諸菩薩摩訶薩眾，常不遠離一切智智勝作意故。若諸菩薩摩訶薩眾常不遠離一切智智勝作意者，應知名為安住靜慮波羅蜜多，如是菩薩摩訶薩眾安住靜慮波羅蜜多，引發無邊殊勝功德，疾證無上正等菩提。

「應知如來、應、正等覺安住不動第四靜慮，捨諸壽行，現入無餘般涅槃界。是故靜慮波羅蜜多，於諸菩薩摩訶薩眾所求無上正等菩提有大恩德。是故菩薩摩訶薩眾所住靜慮波羅蜜多，除如來定，於諸餘定為最為勝、為尊為高、為妙為微妙、為上為無上。何以故？滿慈子！菩薩靜慮波羅蜜多常不遠離一切智智相應作意，二乘靜慮決定遠離一切智智相應作意，故於菩薩靜慮為劣，菩薩靜慮於彼為勝。」

時，滿慈子便白佛言：「若諸聲聞住此靜慮，證得法性成聲聞果；即諸菩薩住此靜慮，證得法性離諸執著得成如來、應、正等覺。云何可說聲聞靜慮決定遠離一切智智相應作意，菩薩靜慮常不遠離一切智智相應作意？」

爾時，世尊告滿慈子：「我今問汝，隨汝意答。於意云何？諸聲聞人住此靜慮，證得法性成聲聞果；即諸菩薩住此靜慮，證得法性離諸執著得成如來、應、正等覺。彼聲聞人名如來不？」

滿慈子曰：「不也！世尊！」

爾時，世尊告滿慈子：「吾當為汝更說譬喻，諸有智者因斯譬喻，於甚深義易得解了。譬如凡人輒昇王座，其人即得名為王不？」滿慈

子曰：「不也！世尊！所以者何？彼人無福、無王相故。」

佛言：「如是諸聲聞人雖能現入四種靜慮、四無色定，證得法性成聲聞果，而無如來力、無畏等殊勝功德及諸相好不名如來，由斯遠離一切智智相應作意。由無佛德說名聲聞。不爾如何彼不名佛？

「又，滿慈子！諸聲聞人所住靜慮，無勝德故其性下劣，於諸菩薩所住靜慮，百分不及一，千分不及一，乃至鄔波尼殺曇分亦不及一。何以故？滿慈子！菩薩靜慮波羅蜜多，常不遠離一切智智，嚴淨佛土、成熟有情，引發無邊殊勝功德；由斯菩薩所住勝定，聲聞、獨覺皆不能知。」

時，滿慈子便白佛言：「何等名為菩薩勝定？如是勝定復有何名？」

爾時，世尊告滿慈子：「菩薩勝定名不思議。何以故？滿慈子！如是勝定威力難思，速能證得一切智故。如是勝定亦名利樂一切世間諸有情類。何以故？滿慈子！諸菩薩摩訶薩為欲利樂無量有情，方便善巧入此定故。如是勝定若現在前，能引無邊微妙勝定，疾證無上正等菩提，與諸有情作大饒益；如是勝定若現在前，引發無邊方便善巧，教誡教授無量有情，皆令引發無漏靜慮，證真法性斷諸煩惱，入無餘依般涅槃界，或證無上正等菩提。由此因緣，菩薩勝定亦名利樂一切世間諸有情類，是故菩薩摩訶薩眾欲證無上正等菩提，應學靜慮波羅蜜多；若學靜慮波羅蜜多，速能引發一切智智。」

爾時，滿慈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謂聲聞所得諸定勝菩薩定。所以者何？聲聞具得九次第定，菩薩於中唯得前八，菩薩不得滅受想定，故聲聞定勝諸菩薩。」

爾時，世尊告滿慈子：「菩薩亦得滅受想定，謂於此定已得自在但不現入。所以者何？如來不許諸菩薩眾現入此定，勿由現入退墮聲聞或獨覺地。」

「又，滿慈子！吾當為汝更說譬喻，諸有智者由譬喻故，於甚深義易得解了。如轉輪王雖於邊地諸小國邑皆得自在，而不自往彼國邑

中。豈轉輪王不往彼處，說於彼處不得自在？如是菩薩摩訶薩眾雖不現入滅受想定，而於此定已得自在，由自在故亦名為得。

「又，滿慈子！非諸菩薩常不現入滅受想定，乃至未坐妙菩提座，諸佛世尊不許現入；若時得坐妙菩提座，諸佛世尊亦許現入。何以故？滿慈子！勿諸菩薩由入此定，便墮聲聞或獨覺地，或謂諸佛與二乘等故，佛世尊不許現入。

「又，滿慈子！如剎帝利灌頂大王，欲入市中飲凡人酒。時，有智臣諫大王曰：『今此時處，王不應飲。若須飲者，待至宮中。』於意云何？王於市酒豈不能飲？而彼智臣慤慤諫諍不令王飲，然剎帝利灌頂大王非處非時法不應飲，雖不應飲，而於市中酒等諸物皆得自在。所以者何？王於一切國土、城邑、所有人物皆自在故。如是菩薩有殊勝智，由此智故能數現入滅受想定，但佛不許故不現入。所以者何？菩薩若入滅受想定便非時、處；若時菩薩坐菩提座，永害一切虛妄相想證甘露界，爾時方入滅受想定，後證無上正等菩提轉妙法輪，具三十二相利益安樂無量有情。」

爾時，滿慈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諸菩薩摩訶薩甚為希有，能作難作，謂雖有力引漏盡智，而為有情不證漏盡。所以者何？以諸菩薩於有情所，長夜思惟利益安樂，增上意樂恒現在前。」

爾時，世尊告滿慈子：「如是！如是！如汝所說。是諸菩薩於有情所，長夜思惟利益安樂，增上意樂恒現在前。

「又，滿慈子！是諸菩薩觀此義利，雖能具入九次第定而不具入。所以者何？是諸菩薩方便善巧，於一切定雖得自在而能不入。

「又，滿慈子！一切菩薩若初發心、若已不退，皆應安住如是靜慮波羅蜜多。若諸菩薩常能安住如是靜慮波羅蜜多，於諸有情能作饒益，速能引發一切智智。」

時，滿慈子便白佛言：「當知菩薩摩訶薩眾具大勢力，能為有情作饒益事，亦能引發一切智智，疾證無上正等菩提。」佛言：「如是！

如汝所說。」

爾時，舍利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菩薩摩訶薩眾安住靜慮波羅蜜多？云何方便還從定起？」

爾時，世尊告舍利子：「諸菩薩摩訶薩離欲惡不善法，有尋有伺，離生喜樂，入初靜慮，乃至非想非非想處具足而住，於色、無色、靜慮、等至，順逆次第超越串習，極善純熟遊戲自在，復入欲界非等引心。所以者何？勿由定力生色、無色長壽天故。勿色、無色、靜慮、等至引起彼地續生之心，為護彼心令不現起，還入欲界非等引心。由起此心還生欲界，親近供養諸佛世尊，引發無邊菩提分法；生色、無色無如是能，上二界生身心鈍故。由斯菩薩方便善巧，先習上定令善純熟，後起下心還生欲界，修集無量菩提資糧，至圓滿已超過三界，證得無上正等菩提。」

「譬如有人作如是念：『設何方便得入王宮，與王后妃竊為戲樂，令王不覺，身命得存？』作是念已求諸妙藥，服使男形或隱或顯，得斯藥已方便事王。王既識知，便服隱藥，遂白王曰：『我今無形，請為大王守禁宮室。』王令檢已委任中宮。其人爾時入王宮內，與諸妃后恣意交通；荏苒時經 一、二、三月，恐王知覺喪失身命，便服顯藥而白王言：『我今男形欸然復現，請從今去不入中宮。』時王讚言：

『此真善士，自能進退不違我法。』厚賜爵祿委任外事。當知是人方便善巧，能滿己願，身命得存，復蒙彼王厚賜財位。如是菩薩方便善巧，入四靜慮及四無色，次第超越得善巧已，復起下心還生欲界，親近供養諸佛世尊，引發無邊菩提分法，乃至未滿不證實際。何以故？舍利子！是諸菩薩方便善巧，不捨有情一切智故，如是菩薩方便善巧，修行靜慮波羅蜜多，於實際中能不作證，亦不現入滅受想定，乃至未滿菩提資糧，受欲界身修菩薩行。」

爾時，佛告阿難陀言：「汝應受持諸菩薩眾所學靜慮波羅蜜多，勿令忘失！」阿難陀曰：「唯然！世尊！我已受持諸菩薩眾所學靜慮

波羅蜜多，必無忘失！」

時，薄伽梵說是經已，具壽舍利子、具壽滿慈子、具壽阿難陀，及餘聲聞、諸菩薩眾，并餘一切天、龍、藥叉、健達縛、阿素洛、揭路茶、緊捺洛、莫呼洛伽、人非人等一切大眾，聞佛所說皆大歡喜、信受奉行。

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九十二

大般若經第十六會般若波羅蜜多分 序

西明寺沙門玄則撰

尋夫理殊湊以司方，坦一歸而揆務，何嘗不鎔想真際、弭執幻塵。雖檀戒之崇嚴、忍進之調銳，卒怙寵於實慧、假道於真詮。將開象觸之迷，復有鷺池之會，所以光導五之迹、昇第一之乘，甄陶二邊，洞希微而卷睇；擬儀四句，仰涔寂以韜音。剪諸見之萌，則翳蘂星落；褰積疑之網，則障縠雲披。了性空而常修、悟生假而恒利，四魔由之亂轍、六度因而彙征。施以之不捐，而難捨能捨；戒以之不檢，而難護能護；忍以之無受，而堪於不堪；進以之無行，而發於不發；定以之亡靜，而三相不相；慧以之亡照，而三輪不輪。故體之則動而逾寂，謬之則寂而彌動；法不即離於非法，行豈一異於無行。其覺證也，真心混而一觀；其出生也，法寶駢而萬區。故有二智焉、三身焉、四辯焉、五眼焉、六通焉、七覺焉、八正焉、九定焉、十力焉，加十八不共、八十隨相、十二緣智、二十空心，皆埏以呬、多成之羅，若聚以玉毫之表，流之金吻之誨。勒成八卷，元非再譯，則以不敏謬齒譯徒，

緬諸會之昌筵、嗟既往而莫奉，眷言殊獎、載表遺音，本慈吹以紛騰、因聖期而頂戴，將使家傳妙寶、人握靈珠，洗客塵於八區、霑玄滋於萬葉，福庇宸極，帝后延齡；慶洽黎蒸，法教增闡。庶狹中之士，擺疑於驚怖之辰；上慢之賓，輟謗於充詘之際。自非恒沙歷奉、宿代累聞，何能啟篇投恪、忘言入賞者哉？悲夫！

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九十三

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

第十六般若波羅蜜多分之一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薄伽梵住王舍城竹林園中白鷺池側，與大苾芻眾千二百五十人俱。菩薩摩訶薩無量無數，從種種佛土俱來集會，皆是一生所繫菩薩。爾時，世尊多百千眾恭敬圍遶而為說法。

時，大眾中有菩薩摩訶薩名善勇猛，從座而起頂禮佛足，偏覆左肩，右膝著地，合掌恭敬而白佛言：「欲問如來、應、正等覺少分深義，唯願世尊哀愍我等許問垂答！」

於是佛告善勇猛言：「如來今者恣汝所問，隨問而答令汝心喜。」

爾時，善勇猛菩薩摩訶薩便白佛言：「世尊處處為諸菩薩摩訶薩眾宣說般若波羅蜜多，何謂般若波羅蜜多？云何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？云何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令速圓滿？云何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，一切惡魔不能得便，所有魔事皆能覺知？云何菩薩摩訶薩安住般若波羅蜜多，速能圓滿一切智法？」

爾時，世尊讚善勇猛菩薩摩訶薩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善男子！汝今乃能請問如來、應、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。汝為菩薩摩訶薩眾得義利故，欲令眾生得利益故，亦為眾生得安樂故，哀愍世間大眾生

故，利益安樂諸天、人故，欲為現在未來菩薩摩訶薩等作照明故，請問如來、應、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。」

世尊于時知而復問善勇猛菩薩摩訶薩言：「善男子！汝觀何義，請問如來、應、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？」

善勇猛菩薩摩訶薩言：「我今哀愍一切有情，為作利益安樂事故，請問如來、應、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。何以故？甚深般若波羅蜜多通攝聲聞、獨覺、菩薩及正等覺一切法故。唯願世尊哀愍我等，為具宣說如來境智！若有情類於聲聞乘性決定者，聞此法已，速能證得自無漏地；若有情類於獨覺乘性決定者，聞此法已，速依自乘而得出離；若有情類於無上乘性決定者，聞此法已，速證無上正等菩提；若有情類雖未已入正性離生，而於三乘性不定者，聞此法已，皆發無上正等覺心。唯願如來、應、正等覺為答所問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，令諸有情善根生長！」

「復次，世尊！我今不為下劣信解諸有情故，請問如來、應、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；亦復不為守貧窮心諸有情故，請問如來、應、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；亦復不為成貧窮乘諸有情故，請問如來、應、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；亦復不為懈怠懶墮諸有情故，請問如來、應、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；亦復不為怠墮所蔽諸有情故，請問如來、應、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；亦復不為陷惡見泥諸有情故，請問如來、應、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；亦復不為魔羅所繫諸有情故，請問如來、應、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；亦復不為無慚無愧諸有情故，請問如來、應、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；亦復不為性不廉儉諸有情故，請問如來、應、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；亦復不為忘失正念諸有情故，請問如來、應、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；亦復不為心常迷亂諸有情故，請問如來、應、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；亦復不為沒欲淤泥諸有情故，請問如來、應、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；亦復不為多行諂曲諸有情故，請問如來、應、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；

多；亦復不為多行誑惑諸有情故，請問如來、應、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；亦復不為不知報恩諸有情故，請問如來、應、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；亦復不為成就惡欲諸有情故，請問如來、應、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；亦復不為樂行惡行諸有情故，請問如來、應、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；亦復不為毀壞尸羅諸有情故，請問如來、應、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；亦復不為戒不清淨諸有情故，請問如來、應、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；亦復不為毀壞正見諸有情故，請問如來、應、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；亦復不為樂行魔境諸有情故，請問如來、應、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；亦復不為好自稱譽諸有情故，請問如來、應、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；亦復不為好譏毀他諸有情故，請問如來、應、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；亦復不為愛重利養諸有情故，請問如來、應、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；亦復不為貪著衣鉢諸有情故，請問如來、應、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；亦復不為潛行矯詐諸有情故，請問如來、應、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；亦復不為好綺謬語諸有情故，請問如來、應、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；亦復不為詐現異相諸有情故，請問如來、應、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；亦復不為激磨求索諸有情故，請問如來、應、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；亦復不為以利規利諸有情故，請問如來、應、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。世尊！我今不為此等種種穢惡諸有情故，請問如來、應、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復次，世尊！若諸有情深心欣樂一切智智、無著智、自然智、無等等智、無上智，我今為彼請問如來、應、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；若諸有情於自所有尚無所得，況自稱譽！我今為彼請問如來、應、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；若諸有情於他所有尚無所得，況譏毀他！我今為彼請問如來、應、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；若諸有情摧伏憍慢如折角獸，我今為彼請問如來、應、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；若諸有情求拔種種煩惱毒箭，我今為彼請問如來、應、正等覺甚深般若

波羅蜜多；若諸有情其心謙下如旃荼羅子，我今為彼請問如來、應、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；若諸有情其心平等如四大虛空，我今為彼請問如來、應、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；若菩薩摩訶薩於一切法尚無所得亦無執著，沉於非法！我今為彼請問如來、應、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；若菩薩摩訶薩意樂清淨、無諂、無誑、其性質直，我今為彼請問如來、應、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；若菩薩摩訶薩其心平等，哀愍利樂一切有情，我今為彼請問如來、應、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；若菩薩摩訶薩常於善法示現、勸導、讚勵、慶喜一切有情，我今為彼請問如來、應、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；若菩薩摩訶薩能荷大擔、能乘大乘、能建大事，我今為彼請問如來、應、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。若菩薩摩訶薩以慈悲心引發一切有情利樂，我今為彼請問如來、應、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；若菩薩摩訶薩於諸有情能為引導、勝導、遍導，我今為彼請問如來、應、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；若菩薩摩訶薩於一切法無所依住，我今為彼請問如來、應、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；若菩薩摩訶薩於諸生處無所希求，我今為彼請問如來、應、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；若菩薩摩訶薩解脫一切惡魔羅網，我今為彼請問如來、應、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；若菩薩摩訶薩有大樂欲，具大精進常無放逸，我今為彼請問如來、應、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；若菩薩摩訶薩欲到諸法究竟彼岸，我今為彼請問如來、應、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；若菩薩摩訶薩欲善斷滅一切疑網，我今為彼請問如來、應、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；若菩薩摩訶薩於證佛智尚無憍慢、無執、無著，沉於餘智！我今為彼請問如來、應、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；若菩薩摩訶薩超越一切憍慢執著，能住正道、能行正道、能說正道，我今為彼請問如來、應、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；若菩薩摩訶薩恒為饒益一切有情，能為利益、能為安樂、能令安隱，我今為彼請問如來、應、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復次，世尊！我為普施一切有情無染安樂、無上安樂、無勝安

樂、涅槃安樂、諸佛安樂、無為安樂，請問如來、應、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；我為永斷一切有情種種疑網、煩惱、纏結，請問如來、應、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；我為自斷種種疑網、煩惱、纏結，請問如來、應、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。若我疑網、煩惱、纏結自永斷者，乃能如實為諸有情說斷疑網、煩惱、纏結種種法要。所以者何？一切有情皆欣安樂並厭危苦，一切有情皆設方便追求安樂，我都不見有餘少分安樂可求，唯除般若波羅蜜多；我都不見有餘少分安樂可求，唯除菩薩摩訶薩乘；我都不見有餘少分安樂可求，唯除大乘。

「我今觀見如是義利，欲施有情微妙安樂，請問如來、應、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。我今觀見一切菩薩摩訶薩眾如是義利，請問如來、應、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，唯願世尊哀愍為答！」

爾時，世尊告善勇猛菩薩摩訶薩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善男子！汝能哀愍大生等眾，請問如來、應、正等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，汝由此緣功德無量。汝應諦聽！極善思惟，吾當為汝分別解說。」

善勇猛言：「善哉！世尊！唯願為說！我等樂聞。」

佛告善勇猛菩薩摩訶薩：「汝先所問『世尊處處為諸菩薩摩訶薩眾宣說般若波羅蜜多，何謂般若波羅蜜多？』者，汝等當知！實無少法可名般若波羅蜜多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超過一切名言道故。何以故？善勇猛！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實不可說此是般若波羅蜜多，亦不可說屬彼般若波羅蜜多，亦不可說由彼般若波羅蜜多，亦不可說從彼般若波羅蜜多。何以故？善勇猛！慧能遠達諸法實性，故名般若波羅蜜多；如來智慧尚不可得，況得般若波羅蜜多！」

「善勇猛！般若者謂解諸法及知諸法，故名般若。善勇猛！云何般若解知諸法？謂諸法異，名言亦異；然一切法不離名言，若解諸法、若知諸法俱不可說，然順有情所知而說，故名般若。善勇猛！般若者謂假施設，由假施設說為般若。然一切法不可施設、不可動轉、不可宣說、不可示現，如是知者名如實知。善勇猛！般若者非知、非不知，

非此、非餘處，故名般若。

「復次，善勇猛！般若者謂智所行、非智所行，非非智境亦非智境，以智遠離一切境故。若智是境即應非智，不從非智而得有智，亦不從智而有非智；不從非智而有非智，亦不從智而得有智；不由非智說名為智，亦不由智說名非智；不由非智說名非智，亦不由智說名為智。然即非智說名為智，由斯即智說名非智。此中智者不可示現此名為智，不可示現此智所屬，不可示現此智所由，不可示現此智所從，是故智中無實智性，亦無實智住智性中，智與智性俱不可得。非智與性亦復如是，決定不由非智名智，若由非智說名智者，一切愚夫皆應有智。若有如實於智非智俱無所得，於智非智如實遍知，是名為智。然智實性非如所說。所以者何？以智實性離名言故。智非智境非非智境，以智超過一切境故，不可說是智非智境。善勇猛！是名如實宣說智相。如是智相實不可說、不可示現，然順有情所知說示；其能知者亦不可說，智境尚無，況有智者！若能如是如實了知如實隨覺，是名般若。

「復次，善勇猛！若能如是現觀作證，是則名為出世般若，如是所說出世般若亦不可說。所以者何？世尚非有，況有出世！所出尚無，況有能出！由斯出世般若亦無。所以者何？以都不得世及出世能出、所出故，得說名出世般若，若有所得則不名為出世般若。此般若性亦不可得，離有、無等可得性故。

「又，善勇猛！世名假立，非假立世實有可出，然出諸假故名出世，又出世者非實於世有出、不出。所以者何？此中都無所出、能出少法可得，故名出世。又出世者，無世無出世、無出無不出，故名出世。若能如是如實了知，是則名為出世般若。如是般若非如所說。所以者何？出世般若超過一切名言道故。雖名出世而無所出，雖名般若而無所知，所出、所知不可得故，能出、能知亦不可得，如是如實知名出世般若。由此般若無所不出，是故名為出世般若。

「復次，善勇猛！此亦名為通達般若。如是般若何所通達？謂此般若無所通達。若此般若有所通達即是假立，若是假立則不名為通達般若，謂於此中都無所有，無此、無彼亦無中間，無能通達、無所通達，無通達處、無通達時、無通達者，故名通達；又於此中都無所有，無能行者、無所行處，無此、無彼亦無中間，故名通達。又通達慧名通達者，此通達慧都無所有，無上無下，無遲無速，無進無退，無往無來，故名通達。

「又，善勇猛！通達慧者何所通達？謂有所見皆悉通達。由何通達？謂由般若。如是般若云何通達？謂假立相而有通達。諸假立相一切非相，如是非相名假立相。

「又，善勇猛！諸有成就如是般若，即能如實通達三界。云何如實通達三界？謂非三界說名三界。所以者何？此中無界而可通達，通達三界即為非界。由能如是通達三界，故名成就通達般若。云何成就通達般若？謂無少事不善通達，於一切事皆善通達，是故名為通達般若，如是般若於一切事皆悉超越。若有成就如是般若，諸所見聞、嗅嘗、覺了皆悉通達。云何通達？謂無常故、苦故、癰故、病故、箭故、空故、礙故、害故、他故、壞故、壞法故、動故、速滅故、無我故、無生故、無滅故、無相故，如是等。善勇猛！若能通達，是則名為清涼離箭。如有良藥名曰離箭，隨所著處眾箭皆除，毒藥於中無得住者，此藥威力所逼遣故。如是若有諸苾芻等，成就此法清涼離箭，所謂成就通達般若，具六恒住通達般若，遠離一切三界染著，超越一切惡魔羅網。

「又，善勇猛！譬如金剛為鑽物故，隨所鑽處無不通達。如是若有諸苾芻等金剛喻定，由通達慧之所攝受，隨所觀法無不通達；此通達慧金剛喻定之所攝受，隨所觀法無不通達。若有成就此通達慧，能出世間正盡眾苦，趣眾苦盡無所染著，此通達慧亦名三明。善勇猛！言明者謂永息滅無明增語，即此亦說無明遍知，亦名能息苦蘊增語。

譬如良醫聰明博達，隨有所作皆善觀察，成就觀察微妙慧故，善識諸藥、善達病因，善知病相能救眾苦，隨所療疾無不除愈。所以者何？彼善通達藥、病、因、相和合等方，是故能除一切病苦。如是若有成第三明，能滅諸無明，能息一切苦，能除一切生老病死及諸愁歎苦憂惱法，是名出世通達般若。

「復次，善勇猛！我依此義密意說言：一切世間慧為最勝，謂能通達諸法實性，由此正知令有生盡。有生盡者是何增語？謂善通達出沒增語。云何名為通達出沒？謂善通達諸有集法皆有滅法，如是名為通達出沒。善勇猛！出者謂生增語，沒者謂滅增語，雖作是說，而不如說有出有沒。

「又，善勇猛！諸所有集非實出法。何以故？善勇猛！集謂等出，非等有出，亦非有沒，等隨起故，說名為集。等隨起者，非於此中有出有沒。如是自體自然破壞，即名為滅，此中無物說名為滅，謂無間滅；非於此生即於此滅，說名為滅；即無生故，說名為滅。如是通達若出若沒無生無滅，故名通達若出若沒。

「復次，善勇猛！言通達者，謂能遍知所有緣起。由諸緣故諸法得起，故名緣起。如是緣起都無所有，如是名為通達緣起，即此名為遍知緣起，謂能顯示如實無起。以無起故說名緣起，平等無起故名緣起，謂於是處起尚非有，況當有滅！隨覺緣起，若順若違皆不可得，無等起故說名緣起。若無等起則無有生，若無有生則無過去亦無已生，若無過去亦無已生則無有滅，若無有滅即無生智，由無生智更不復生亦不證滅。由無生故即亦無滅，由有生故施設有滅，既無有生是故無滅。於一切法如是知見、通達、作證，說名盡智。

「善勇猛！盡智者，謂盡無知故名盡智。由何名盡？謂由無盡故名盡，不見有法可名為盡。然離無知說名盡智，即盡無知說名盡智。遍知一切無知法故名盡無知，由盡無知說名盡智。非無知法有盡、不盡，然離無知故名盡智。如實遍知此無知法都無所有故名盡，由如

是智知無知法無別可得名離無知。然無知法實不可得，智尚非有，況有無知！若能於盡得解脫者，名為盡智。雖作是說而不如說，所有盡智都不可說，但假名說名盡無知，亦名盡智。若以如是無盡盡智觀察諸法，盡智亦無，若如是知便離盡智至無盡際，此無盡際即是無際亦涅槃際；雖作是說而不如說，以一切法皆是無際亦涅槃際，諸際永斷名涅槃際；雖作是說而不如說，以涅槃際永離名言，一切名言於中永滅。

「又，善勇猛！如來雖說有涅槃界，而不如說，以涅槃界都不可說超一切說，涅槃界中諸說永斷。若如是說涅槃界相，即名為說出世通達般若之相。又，善勇猛！非涅槃界可說方處在此在彼，是故涅槃實不可說。

「復次，善勇猛！此中何謂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？善勇猛！非此般若波羅蜜多有遠彼岸少分可得。善勇猛！若此般若波羅蜜多有遠彼岸少分可得，如來應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有遠彼岸。善勇猛！非此般若波羅蜜多有遠可得，是故不說此有彼岸。

「又，善勇猛！此名般若波羅蜜多者，謂妙智作業到一切法究竟彼岸，故名般若波羅蜜多，雖作是說而不如說。所以者何？非語非業能至般若波羅蜜多。何以故？善勇猛！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不可說故。

「又，善勇猛！甚深般若波羅蜜多隨覺諸法，若能隨覺即達覺悟。所以者何？此中無物可名隨覺，隨覺無故覺悟亦無，即於諸法無通達義。隨覺通達平等法性是菩提故，隨覺諸法故名菩提。云何此能隨覺諸法？此中無物可名菩提，故於此中亦無隨覺。何以故？善勇猛！若有菩提少分可得，即菩提內應得菩提；然菩提中菩提非有，應作如是現證菩提，非隨覺故，非通達故說名覺悟。雖作是說而不如說，以一切法不可隨覺、不可通達，又法、非法俱無自性，由覺此理故名菩提。何以故？善勇猛！非諸如來、應、正等覺能得菩提；非諸如來、應、正等覺能了菩提，如實菩提不可了故，不可表故；非諸如來、應、正

等覺生起菩提，菩提無生無起性故。

「又，善勇猛！言菩提者無所繫屬，非菩提內有少有情、有情施設。於菩提內既無有情、有情施設，云何可說此是菩提所有薩埵，此是菩提薩埵般若波羅蜜多？

「又，善勇猛！非菩提中菩提可得，非菩提中薩埵可得。何以故？善勇猛！菩提超越、菩提無生、菩提無起、菩提無相，非菩提中有薩埵性，非菩提中薩埵可得，非由薩埵施設菩提，非由菩提施設薩埵，隨覺薩埵無自性故說名菩提。知菩提中實無薩埵，是故說名菩提薩埵。何以故？善勇猛！菩提薩埵非薩埵想之所顯示，除薩埵想故名菩薩，雖作是說而不如說。所以者何？菩提薩埵離名言故。菩提薩埵離薩埵性，菩提薩埵離薩埵想，知菩提故說名菩薩。

「云何菩薩能知菩提？謂知菩提超越一切，菩提無作、菩提無生、菩提無滅，非菩提性能了菩提，亦非菩提是所顯了，不可顯了、不可施設、不可引轉故名菩提。若能無倒隨覺通達，無所分別，分別永斷，是故說名菩提薩埵，雖作是說而不如說。何以故？善勇猛！菩提薩埵不可得故。若有菩提薩埵可得，即應可得此是菩提、此屬菩提、此是薩埵、此屬薩埵；然不可說此是菩提、此屬菩提，亦不可說此是薩埵、此屬薩埵，以能隨覺實無薩埵，無薩埵性、離薩埵性故名菩薩，由無薩埵除薩埵想故名菩薩。

「何以故？善勇猛！有情界者即是無實有情增語，非有情中有有情性，有情無故名有情界；若有情中有有情性，則不應說為有情界。有情界者即顯無界，以有情界無界性故。若有情界即界性有，則應實有命者即身；若有情界離界性有，則應實有命者異身；然有情界無實界性，但由世俗假說為界。非有情界中可有界性，亦非界性中有有情界；非即界性是有情界，非離界性有有情界，以一切法無界性故。

「復次，善勇猛！我依此義密意說言：諸有情界不可施設有減有滿。所以者何？以有情界非有性故，諸有情界離有性故。如有情界不

可施設有減有滿，諸法亦爾，不可施設有減有滿，以一切法皆無實性故，不可言有減有滿；若能如是隨覺諸法，是則名為隨覺佛法。我依此義密意說言：如有情界不可施設有減有滿，諸法亦爾，不可施設有減有滿；若一切法無減無滿，以無真實而為方便，即是佛法無減無滿。如是隨覺一切法故，即名佛法無減無滿，以一切法無減滿故說名佛法。佛法即非佛法增語，非諸佛法有物能令或減或滿。所以者何？以即隨覺一切法故，若能隨覺一切法性，此中無法或減或滿。一切法者當知即是法界增語，非彼法界有減有滿。所以者何？以彼法界無邊際故。非有情界及彼法界差別可得，非有情界及彼法界或減、或滿、或得、或有，如是隨覺即名菩提。由此故言：非諸佛法可得施設有減有滿。

「又，善勇猛！無減滿性若能如實無分別者，當知名為如實見者，非於此中能有取捨，如是隨覺說名菩提。

「善勇猛！菩提者即是佛相，云何佛相？謂一切相畢竟無相即是佛相。何以故？善勇猛！畢竟無相與菩提相自性離故。如是隨覺說名菩提，雖作是說而不如說。何以故？善勇猛！要能隨覺如是法故說名菩薩。若有菩薩實不了知如是法性，而謂：『我能如實隨覺。』自稱菩薩，當知彼類遠菩薩地、遠菩薩法，以菩薩名誑惑天、人、阿素洛等。

「又，善勇猛！若但虛言自稱菩薩成菩薩者，則一切有情皆應是菩薩。又，善勇猛！非但虛言入菩薩地，得菩薩法，非由語故；能證無上正等菩提，非由語業自稱名故便得菩提，亦非由語自稱名故入菩薩地得菩薩法。

「又，善勇猛！一切有情行菩提行，不知不覺諸法實性，不名菩薩。所以者何？不知有情非有情故。若知有情非有情性，行菩提行應成菩薩；然諸有情由顛倒故，不能覺了自行、自境、自所行處，若於自行如實了知，則不復行有分別行；由分別行，一切愚夫緣虛妄境起顛倒行，亦緣菩提而起慢執。彼緣妄境起倒慢行、分別行故，尚不能

得諸菩薩法，況得菩提！若能了知如是法者，則不復起緣虛妄行，亦不復緣諸法起慢，是名菩薩行於無行。菩薩不應由分別故起分別行，若於是處無所分別，非於此處而有所行；若於是處不起分別，非於此處復有所行。諸佛、菩薩於一切行，無所分別而修行故，一切憍慢畢竟不起。菩薩如是知一切法，於一切法不復攀緣，不復分別、不遊、不履，如是名為真菩薩行，以無所行為方便故。若諸菩薩能如是行，是則名為真菩薩行。何以故？善勇猛！以能如是隨覺諸法、通達諸法名菩薩故。

「復次，善勇猛！無有情者當知即是菩薩增語，以能遣除一切想故。所以者何？以能了達一切有情非實有情，一切有情皆非有情，一切有情皆是顛倒執著有情，一切有情皆是遍計所執有情，一切有情皆是虛妄所緣有情，一切有情皆是敗壞自行有情，一切有情皆是無明緣行有情。何以故？善勇猛！若法、一切有情，非有諸有情類造作彼法，是名無明緣行有情。何法非有？謂所執我、所執我所，我、我所執所執所恃，彼法非有。若有彼法，一切有情皆執為我、執為我所，我、我所執所執、所恃皆應實有，不名虛妄；以無彼法，而諸有情妄執為我、執為我所，我、我所執所執、所恃皆非實有，皆是虛妄，故作是說：一切有情非實有情，一切有情皆是無明緣行有情。

「又，善勇猛！非有情名有少實法，可執為我，或為我所，或為二執所執、所恃；以無實法，是故可說一切有情非實有情。非有情者，當知即是非實增語；言非實者，當知即非有情增語。又如非實有情想中，一切有情妄執為實，故作是說：一切有情非實有情。

「又，善勇猛！言非實者，謂於此中無實無起，以一切法皆無真實亦無起故。此中有情虛妄執著而自纏繫，是故可說一切有情皆是虛妄所緣有情。彼於自行不能了知，是故可說非實有情即是於中無遍覺義。若於諸行有遍覺者，當知彼類可名菩薩。

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九十四

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

第十六般若波羅蜜多分之二

「復次，善勇猛！菩薩摩訶薩若能於法如是覺知，乃可名為真實菩薩。言菩薩者，謂能隨覺有情無實無生增語。又菩薩者，於一切法亦能如實如佛而知。云何菩薩如佛而知？謂如實知一切法性無實無生亦無虛妄。又諸菩薩於諸法性，非如愚夫異生所執，非如愚夫異生所得，如實而知故名菩薩。何以故？善勇猛！夫菩提者，無所執著、無所分別、無所積集、無所得故。

「又，善勇猛！非諸如來、應、正等覺於菩提性少有所得，以一切法不可得故，於法無得說名菩提。諸佛菩提應如是說而不如說，離諸相故。

「又，善勇猛！若諸菩薩發菩提心，作如是念：『我於今者發菩提心。此是菩提，我今為趣此菩提故發修行心。』是諸菩薩有所得故不名菩薩，但可名為狂亂薩埵。何以故？善勇猛！由彼菩薩決定執有發起性故，決定執有所發心故，決定執有菩提性故。若諸菩薩發菩提心有所執著，但可名為於菩提心有執薩埵，不名真淨發心菩薩。彼由造作發菩提心，是故復名造作薩埵，不名菩薩；彼由加行發菩提心，是故復名加行薩埵，不名菩薩。何以故？善勇猛！彼諸菩薩由有所取發菩提心，但可名為發心薩埵，不名菩薩。

「又，善勇猛！無實能發菩提心者，以菩提心不可發故，菩提無生亦無心故。彼諸菩薩唯執發心，不了菩提無生心義。

「又，善勇猛！若生平等性即實平等性，若實平等性即心平等性，若心平等性即是菩提。若於此中有如實性，即於此中無所分別；若有分別心及菩提，彼便執著心及菩提，由此二種發菩提心，當知不名真發心者。

「又，善勇猛！菩提與心非各有異，非於心內有實菩提，非菩提內得有實心，菩提與心如實如理俱不可說是覺、是心。由如實覺，菩提與心俱不可得、無生不生，故名菩薩，亦名摩訶薩及如實有情。所以者何？以如實知非實有性。如實知誰非實有性？謂諸世間皆非實有，非實所攝，非實有生，但假安立。云何世間非實有生，但假安立？非實有者無實生故。以無實生及非實有故，說諸法無實無性。由如實知非實有性故，亦可說如實有情；於實有中亦不執實有故，復可說隨如實有情。雖作是說而不如說。所以者何？非如實理有少有情或摩訶薩，何以故？善勇猛！以證入大乘名摩訶薩故。

「復次，善勇猛！何謂大乘？謂一切智說名大乘。云何一切智？謂諸所有智，若有為智、若無為智、若世間智、若出世智，若能證入如是等智名摩訶薩。所以者何？以能遠離大有情想名摩訶薩，又能遠離大無明蘊名摩訶薩，又能遠離大諸行蘊名摩訶薩，又能遠離大無知蘊名摩訶薩，又能遠離大眾苦蘊名摩訶薩。

「又，善勇猛！若能遠離大有情想名摩訶薩。彼於一切心及心所法雖無所得，而能了知心之本性。彼於菩提及菩提分法雖無所得，而能了知菩提本性。彼由此智，非於心內見有菩提，亦非離心見有菩提，非於菩提內見有實心，亦非離菩提見有實心。如是除遣無所修習、無所除遣，於所修習及所除遣俱無所得、無所恃怙、無所執著，雖不見有菩提心性，而能發起大菩提心。若能如是發菩提心，乃可名為真實菩薩。彼雖如是發菩提心，而於菩提無所引發。何以故？善勇猛！彼已安住大菩提故。若能如是無所執著，都不見有心及菩提生滅差別，亦不見有發心趣向大菩提者，無見無執、無所分別，當知已住無上菩

提。若能如是無所執著，發起勝解及解脫心，當知名為真實菩薩。

「又，善勇猛！若諸菩薩不離心想及菩提想發菩提心，彼遠菩提非近菩提。

「又，善勇猛！若諸菩薩不見菩提有遠有近，當知彼近無上菩提，亦名真發菩提心者。我依此義密意說言：若能自知無二相者，彼如實知一切佛法。所以者何？彼能證會我及有情俱無自性，即能遍知諸法無二，由能遍知諸法無二，定能了達我及有情與一切法，皆以無性而為自性，理無差別。若能了知諸法無二，即能了知一切佛法；若能遍知諸法無二，即能遍知一切佛法。若能遍知我，即遍知三界。

「又，善勇猛！若遍知我，彼便能到諸法彼岸。云何名為諸法彼岸？謂一切法平等實性。若不得此亦不執此，若不得彼岸亦不執彼岸，彼名遍知到彼岸者，雖作是說而不如說。

「又，善勇猛！諸菩薩眾應如是趣諸菩薩地，應如是證諸菩薩地，當知即是菩薩般若波羅蜜多，謂於此中無有少法可趣可證，以於此中不可施設有往來故。」

爾時，慶喜便白佛言：「諸增上慢行有相者，於佛所說勿懷恐怖。」

時，舍利子語慶喜言：「非增上慢行有相者所行之境，彼何恐怖？所以者何？懷恐怖者離增上慢，惡友所攝，聞甚深法不能測量，恐失所求便生恐怖。

「復次，慶喜！諸有為欲斷增上慢行正行者，容有怖畏，諸有為欲斷增上慢勤精進者，亦有怖畏。所以者何？彼既了增上慢失，求無慢性及求斷慢，聞甚深法不能測量，恐失所求便生怖畏。

「復次，慶喜！若有於慢不得不見、無恃無執，彼於諸法無恐無怖。復次，慶喜！如來不為增上慢者說如是法，故彼無容於此恐怖。諸有為欲斷增上慢勤修行者，聞如是法能正了知亦無恐怖。

「復次，慶喜！增上慢名當知顯示增益勝法，若有現行增上慢者，彼必現行增益勝法，以行增益非平等行。彼設樂行平等行者，於此深

法心懷猶豫，不生恐怖亦不信受。

「復次，慶喜！若於平等、不平等中俱無所得，若於平等、不平等中俱無所恃，若於平等、不平等中俱無所執，彼於諸法不驚、不恐、不怖、不畏。

「復次，慶喜！此甚深法非諸愚夫異生行處，此甚深法非諸愚夫異生境界，此甚深法非諸愚夫異生所了，超過一切愚夫異生所行、所攝、所覺事故。諸有趣向聲聞乘者，雖行深法，而此深法非彼所行。諸有趣向獨覺乘者，雖行深法，而此深法非彼所行。諸有趣向菩薩乘者，若行有相，遠離善友，惡友所攝，彼於如是無染著法亦不能行，非彼境故。慶喜當知！唯除見諦求大菩提聲聞乘等，及菩薩乘善友所攝，於此深法能生信解，於此深法能隨順行，於此深法能深證會。

「復次，慶喜！若諸菩薩遠離眾相，安住無相，行無差別，於甚深法畢竟出離種種疑網分別執著，隨其所欲皆能成辦，於心菩提俱無所得，於諸法性無差別解，亦復不起差別之行，隨有所趣皆能悟入。彼於如是甚深法門，皆能受持心無疑惑。所以者何？彼於諸法皆隨順住無所違逆，若有於法起彼彼問，皆能隨順作彼彼答，和會此彼令不相違。佛為彼故說此深法。」

爾時，佛告具壽慶喜：「汝應受持舍利子說，彼如是說與我無異。

「慶喜當知！增上慢者於此法教不能悟入，以非彼境、非彼地故。慶喜當知！如是法教順諸法性，順佛菩提，於佛菩提能為助伴。下劣信解諸有情類，於此甚深廣大佛法，心不悟入，不能受行。慶喜當知！下劣信解增上慢者，於佛菩提及甚深法違逆而住，諸有所為隨增上慢，不能信受此甚深法。

「慶喜當知！今此眾會，最勝清淨遠離雜染，曾多佛所發弘誓願，種植無量殊勝善根，奉事無邊過去諸佛，於甚深法久生信解，於甚深行已熟修行。故今如來、應、正等覺委信此眾無所猜疑，所說法門皆悉明了，無所護惜為說法要。慶喜當知！今此眾會，堅固清淨，無如

瓦礫、鹹鹵等者，已曾供養多百千佛，於諸佛法堅固安住。慶喜當知！如瓦礫者，即是愚夫異生增語，於甚深法無容納義；鹹鹵等者，當知顯示諸增上慢有情增語，不能生長甚深行故。慶喜當知！今此眾會，離增上慢，廣大善根之所集起，是深法器。」

「復次，慶喜！譬如無熱大池龍王，有因緣故，生大歡喜，於自宮中受五欲樂，以歡喜故，復於自宮降澍大雨具八功德。時，彼諸子各往自宮，亦復歡娛受五欲樂，和合遊戲降大甘雨。如是如來、應、正等覺，為諸眾會降大法雨。時，有無量長子菩薩摩訶薩眾聞已結集，或即於此堪忍界中，對自如來、應、正等覺，為諸眾會雨大法雨，或往彼彼自佛土中，對諸如來、應、正等覺，各於自眾雨大法雨。復次，慶喜！如海龍王有時歡悅，於自宮內降澍大雨。宮中所有舊住諸龍，隨所降澍皆歡喜受，於此大雨善知分齊。彼諸龍子亦各歡悅，堪受父王所降大雨。所以者何？有餘龍等，於所降雨不知分齊，亦復不能歡喜忍受。如是如來、應、正等覺，處大眾會雨深法寶。有佛長子大菩薩眾，久植無量殊勝善根，甚深法門之所生長，成就種種廣大意樂，堪受如來大法門雨，聞已歡喜善知分齊。為此義故，今者如來清淨眾中大師子吼，雨大法雨作大饒益。」

「復次，慶喜！如轉輪王多有諸子，母族清淨形貌端嚴。其王有時多集寶藏，總命諸子分布與之，其心都無誑惑偏黨。時，諸王子既獲眾珍，倍於父王深生敬愛，各作是念：『我等今者審知父王與我同利。』如是如來、應、正等覺是大法主為大法王，自然召集諸佛真子，以大法藏分布與之，其心都無誑惑偏黨。時，諸佛子既獲妙法，倍於如來深生敬愛，各作是念：『我等今者審知如來與我同利，我等今應熾然精進，紹隆佛種令不斷絕。』」

「復次，慶喜！如是法寶微妙甚深，非餘有情所能信受。劣信解者、增上慢者、行惡見者、行有相者、行有所得者、我慢所壞者、為貪瞋癡所摧伏者、越路行者，諸如是等名餘有情，於此法門不能信受。」

慶喜當知！下劣信解諸有情類，不能敬愛輪王財寶，要輪王子方生敬愛。慶喜當知！貧窮下劣諸有情類，豈貪輪王所有輪寶、象寶、馬寶、珠寶、女寶、主藏臣寶、主兵將寶，及餘種種上妙衣服、末尼、真珠、金、銀、珊瑚、吠琉璃等多價財寶？彼貧窮人設遇獲得，自懷慚恥不能受用，設復轉賣不知價直，所索至微隨酬便與，或由於寶無鑒別故，心便厭賤而棄捨之。慶喜當知！彼貧窮者非唯不了寶之價直，亦復不知寶之名字。

「如是，慶喜！唯有如來、應、正等覺法身之子，或已見諦求大菩提諸聲聞等，或諸菩薩真淨善友之所攝持，乃能信受此法寶藏。彼深敬愛不可得空相應法寶，亦能受用真淨佛法相應理教，亦能修行於一切法無執無著諸菩薩行。慶喜當知！貧窮下劣諸有情類，謂闕正聞、壞正聞者愚癡無眼，豈能希求正法寶藏？設遇獲得不知敬重，於他有情輕而銜賣，或心厭賤而棄捨之。

「復次，慶喜！若旃荼羅、若補羯娑、若諸工匠、若餘貧賤惡活命者，終不能求多價珍寶，設遇獲得不自受用，隨得少價即賣與他，或復厭之而便棄捨。慶喜當知！旃荼羅等即是一切外道增語，亦是外道諸弟子眾；諸餘貧賤惡活命者，即諸愚夫異生增語，彼常陷沒惡見淤泥，於一切時行有所得，樂相縛著行有相行，諸有所趣越路而行，不能欣求聖法財寶，設遇獲得不能受用，或深厭棄或賤與他。慶喜當知！若諸佛子行佛行處，為欲住持如來十力、四無畏等無邊佛法令不斷盡，求得如是深法寶藏。彼於如是深法寶藏，起真實想深心愛重善能受用，精勤守護令不壞失。

「慶喜當知！非師子吼野干能學，要師子王所生之子能學斯吼。慶喜當知！言野干者，喻諸邪見愚夫異生，彼定不能精勤方便學正等覺大師子吼，要諸佛子從正等覺自然智生，乃能精勤學正等覺大師子吼，如是佛子於正等覺無上法財善能受用。」

爾時，舍利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甚奇！如來、應、正等覺能集如

是清淨眾會。希有！如來、應、正等覺能集如是最勝眾會、自然眾會、難伏眾會、猶若金剛無動無轉無擾眾會，為說般若波羅蜜多。」

爾時，世尊告舍利子：「汝善能讚眾會功德。」

時，舍利子便白佛言：「眾會功德非我能讚。所以者何？今此眾會成就無量無邊功德，如妙高山讚不能盡。」

於是佛告舍利子言：「如是！如是！如汝所說。今此眾會成就無邊清淨、希有、殊勝功德，諸佛世尊稱揚讚歎尚不能盡，況餘有情！又，舍利子！今此眾會非佛世尊力所令集，亦非如來於此眾會有所欲樂而令其集，但由此眾自善根力得聞我名而來集會。又此大眾非為佛來，亦非如來神通召命，但由此眾自善根力之所覺發而來至此。又法應爾，若佛世尊欲說如斯甚深妙法，定有如是諸大菩薩從諸佛國而來集會。又，舍利子！諸佛世尊若去來 今、若十方界，將欲開示斷一切疑微妙甚深菩薩藏法，必有如是無量無邊最勝清淨功德眾集。若有如是無量無邊最勝清淨功德眾集，必說如是斷一切疑微妙甚深菩薩藏法。」

爾時，世尊告善勇猛菩薩摩訶薩言：「我於處處為諸菩薩摩訶薩眾，宣說般若波羅蜜多令勤修學。云何菩薩摩訶薩眾所學般若波羅蜜多？若能遠達諸法實性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如是般若波羅蜜多，微妙甚深實不可說。今隨汝等所知境界世俗文句，方便演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，令諸菩薩摩訶薩眾聞已方便精勤修學。」

「善勇猛！即色蘊非般若波羅蜜多，即受、想、行、識蘊亦非般若波羅蜜多；離色蘊非般若波羅蜜多，離受、想、行、識蘊亦非般若波羅蜜多。何以故？善勇猛！色蘊彼岸非即色蘊，受、想、行、識蘊彼岸亦非即受、想、行、識蘊。如色蘊彼岸，色蘊亦爾；如受、想、行、識蘊彼岸，受、想、行、識蘊亦爾。善勇猛！此中色蘊彼岸非即色蘊者，說色蘊離繫；受、想、行、識蘊彼岸亦非即受、想、行、識蘊者，說受、想、行、識蘊離繫。如色蘊彼岸，色蘊亦爾者，說色蘊自性如是，即說色蘊如所有性本性不可得；如受、想、行、識蘊彼岸，

受、想、行、識蘊亦爾者，說受、想、行、識蘊自性如是，即說受、想、行、識蘊如所有性本性不可得。如色蘊如所有性本性不可得，當知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；如受、想、行、識蘊如所有性本性不可得，當知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。

「善勇猛！即眼處非般若波羅蜜多，即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處亦非般若波羅蜜多；離眼處非般若波羅蜜多，離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處亦非般若波羅蜜多。何以故？善勇猛！眼處彼岸非即眼處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處彼岸亦非即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處。如眼處彼岸，眼處亦爾；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處彼岸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處亦爾。善勇猛！此中眼處彼岸非即眼處者，說眼處離繫；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處彼岸亦非即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處者，說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處離繫。如眼處彼岸，眼處亦爾者，說眼處自性如是，即說眼處如所有性本性不可得；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處彼岸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處亦爾者，說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處自性如是，即說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處如所有性本性不可得。如眼處如所有性本性不可得，當知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；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處如所有性本性不可得，當知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。

「善勇猛！即色處非般若波羅蜜多，即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處亦非般若波羅蜜多；離色處非般若波羅蜜多，離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處亦非般若波羅蜜多。何以故？善勇猛！色處彼岸非即色處，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處彼岸亦非即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處。如色處彼岸，色處亦爾；如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處彼岸，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處亦爾。善勇猛！此中色處彼岸非即色處者，說色處離繫；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處彼岸亦非即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處者，說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處離繫。如色處彼岸，色處亦爾者，說色處自性如是，即說色處如所有性本性不可得；如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處彼岸，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處亦爾者，說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處自性如是，即說聲、香、味、觸、

法處如所有性本性不可得。如色處如所有性本性不可得，當知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；如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處如所有性本性不可得，當知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。

「善勇猛！即眼界非般若波羅蜜多，即耳、鼻、舌、身、眼界亦非般若波羅蜜多；離眼界非般若波羅蜜多，離耳、鼻、舌、身、眼界亦非般若波羅蜜多。何以故？善勇猛！眼界彼岸非即眼界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眼界彼岸亦非即耳、鼻、舌、身、眼界。如眼界彼岸，眼界亦爾；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眼界彼岸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眼界亦爾。善勇猛！此中眼界彼岸非即眼界者，說眼界離繫；耳、鼻、舌、身、眼界彼岸非即耳、鼻、舌、身、眼界者，說耳、鼻、舌、身、眼界離繫。如眼界彼岸，眼界亦爾者，說眼界自性如是，即說眼界如所有性本性不可得；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眼界彼岸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眼界亦爾者，說耳、鼻、舌、身、眼界自性如是，即說耳、鼻、舌、身、眼界如所有性本性不可得。如眼界如所有性本性不可得，當知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；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眼界如所有性本性不可得，當知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。

「善勇猛！即色界非般若波羅蜜多，即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界亦非般若波羅蜜多；離色界非般若波羅蜜多，離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界亦非般若波羅蜜多。何以故？善勇猛！色界彼岸非即色界，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界彼岸亦非即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界。如色界彼岸，色界亦爾；如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界彼岸，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界亦爾。善勇猛！此中色界彼岸非即色界者，說色界離繫；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界彼岸非即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界者，說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界離繫。如色界彼岸，色界亦爾者，說色界自性如是，即說色界如所有性本性不可得；如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界彼岸，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界亦爾者，說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界自性如是，即說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界如所有性本性不可得。如色界如所有性本性不可得，當知般若波

羅蜜多亦復如是；如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界如所有性本性不可得，當知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。

「善勇猛！即眼識界非般若波羅蜜多即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識界亦非般若波羅蜜多；離眼識界非般若波羅蜜多，離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識界亦非般若波羅蜜多。何以故？善勇猛！眼識界彼岸非即眼識界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識界彼岸亦非即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識界。如眼識界彼岸，眼識界亦爾；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識界彼岸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識界亦爾。善勇猛！此中眼識界彼岸非即眼識界者，說眼識界離繫；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識界彼岸非即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識界者，說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識界離繫。如眼識界彼岸，眼識界亦爾者，說眼識界自性如是，即說眼識界如所有性本性不可得；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識界彼岸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識界亦爾者，說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識界自性如是，即說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識界如所有性本性不可得。如眼識界如所有性本性不可得，當知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；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識界如所有性本性不可得，當知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。

「善勇猛！即一切法非般若波羅蜜多，離一切法亦非般若波羅蜜多，何以故？善勇猛！一切法彼岸非即一切法。如一切法彼岸，一切法亦爾。善勇猛！此中一切法彼岸非即一切法者，說一切法離繫；如一切法彼岸，一切法亦爾者，說一切法自性如是，即說一切法如所有性本性不可得。如一切法如所有性本性不可得，當知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。

「復次，善勇猛！如是般若波羅蜜多，不依色蘊，亦不依受、想、行、識蘊；如是般若波羅蜜多，不依眼處，亦不依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處；如是般若波羅蜜多，不依色處，亦不依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處；如是般若波羅蜜多，不依眼界，亦不依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界；如是般若波羅蜜多，不依色界，亦不依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界；如是般若

波羅蜜多，不依眼識界，亦不依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識界。如是般若波羅蜜多，於一切法都無所依。

「復次，善勇猛！如是般若波羅蜜多，不在色蘊內，不在色蘊外，不在兩間，遠離而住；亦不在受、想、行、識蘊內，不在受、想、行、識蘊外，不在兩間，遠離而住。如是般若波羅蜜多，不在眼處內，不在眼處外，不在兩間，遠離而住；亦不在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處內，不在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處外，不在兩間，遠離而住。如是般若波羅蜜多，不在色處內，不在色處外，不在兩間，遠離而住；亦不在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處內，不在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處外，不在兩間，遠離而住。如是般若波羅蜜多，不在眼界內，不在眼界外，不在兩間，遠離而住；亦不在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識界內，不在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識界外，不在兩間，遠離而住。如是般若波羅蜜多，不在色界內，不在色界外，不在兩間，遠離而住；亦不在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界內，不在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界外，不在兩間，遠離而住。如是般若波羅蜜多，不在眼識界內，不在眼識界外，不在兩間，遠離而住；亦不在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識界內，不在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識界外，不在兩間，遠離而住。如是般若波羅蜜多，不在一切法內，不在一切法外，不在兩間，遠離而住。

「復次，善勇猛！如是般若波羅蜜多，與色蘊非相應非不相應，與受、想、行、識蘊亦非相應非不相應。如是般若波羅蜜多，與眼處非相應非不相應，與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處亦非相應非不相應。如是般若波羅蜜多，與色處非相應非不相應，與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處亦非相應非不相應。如是般若波羅蜜多，與眼界非相應非不相應，與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識界亦非相應非不相應。如是般若波羅蜜多，與色界非相應非不相應，與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界亦非相應非不相應。如是般若波羅蜜多，與眼識界非相應非不相應，與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識界亦非相應非不相應。如是般若波羅蜜多，與一切法非相應非不相應。

「復次，善勇猛！色蘊真如、不虛妄性、不變異性、如所有性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；受、想、行、識蘊真如、不虛妄性、不變異性、如所有性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眼處真如不虛妄性、不變異性、如所有性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；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處真如、不虛妄性、不變異性、如所有性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色處真如、不虛妄性、不變異性、如所有性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；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處真如、不虛妄性、不變異性、如所有性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眼界真如、不虛妄性、不變異性、如所有性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；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識界真如、不虛妄性、不變異性、如所有性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色界真如、不虛妄性、不變異性、如所有性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；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界真如、不虛妄性、不變異性、如所有性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眼識界真如、不虛妄性、不變異性、如所有性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；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識界真如、不虛妄性、不變異性、如所有性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一切法真如、不虛妄性、不變異性、如所有性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復次，善勇猛！色蘊者離色蘊性，所以者何？非色蘊中有色蘊性。此無所有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受、想、行、識蘊者離受、想、行、識蘊性，所以者何？非受、想、行、識蘊中有受、想、行、識蘊性。此無所有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眼處者離眼處性，所以者何？非眼處中有眼處性。此無所有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處者離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處性，所以者何？非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處中有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處性。此無所有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色處者離色處性，所以者何？非色處中有色處性。此無所有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處者離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處性，所以者何？非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處中有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處性。此無所有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眼界者離眼界性，所以者何？非眼界中有眼界性。此無所有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識

者離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界性，所以者何？非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界中有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界性。此無所有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色界者離色界性，所以者何？非色界中有色界性。此無所有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界者離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界性，所以者何？非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界中有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界性。此無所有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眼識界者離眼識界性，所以者何？非眼識界中有眼識界性。此無所有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識界者離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識界性，所以者何？非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識界中有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識界性。此無所有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一切法者離一切法性，所以者何？非一切法中有一切法性。此無所有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復次，善勇猛！色蘊自性離色蘊，受、想、行、識蘊自性離受、想、行、識蘊；此離自性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眼處自性離眼處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處自性離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處；此離自性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色處自性離色處，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處自性離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處；此離自性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眼界自性離眼界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界自性離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界；此離自性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色界自性離色界，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界自性離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界；此離自性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眼識界自性離眼識界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識界自性離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識界；此離自性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一切法自性離一切法，此離自性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復次，善勇猛！色蘊無色蘊自性，受、想、行、識蘊無受、想、行、識蘊自性；此無自性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眼處無眼處自性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處無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處自性；此無自性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色處無色處自性，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處無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處自性；此無自性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眼界無眼界自性，耳、

鼻、舌、身、意識界無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識界自性；此無自性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色界無色界自性，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界無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界自性；此無自性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眼識界無眼識界自性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識界無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識界自性；此無自性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一切法無一切法自性，此無自性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九十四

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九十五

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

第十六般若波羅蜜多分之三

「復次，善勇猛！色蘊非色蘊所行，受、想、行、識蘊亦非受、想、行、識蘊所行。善勇猛！色蘊非色蘊所行，故無知無見，若於色蘊無知無見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善勇猛！受、想、行、識蘊亦非受、想、行、識蘊所行，故無知無見，若於受、想、行、識蘊無知無見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眼處非眼處所行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處亦非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處所行。善勇猛！眼處非眼處所行，故無知無見，若於眼處無知無見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善勇猛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處亦非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處所行，故無知無見，若於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處無知無見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色處非色處所行，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處亦非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處所行。善勇猛！色處非色處所行，故無知無見，若於色處無知無見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善勇猛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處亦

非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處所行，故無知無見，若於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處無知無見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眼界非眼界所行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界亦非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界所行。善勇猛！眼界非眼界所行，故無知無見，若於眼界無知無見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善勇猛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界亦非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界所行，故無知無見，若於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界無知無見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色界非色界所行，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界亦非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界所行。善勇猛！色界非色界所行，故無知無見，若於色界無知無見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善勇猛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界亦非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界所行，故無知無見，若於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界無知無見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眼識界非眼識界所行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識界亦非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識界所行。善勇猛！眼識界非眼識界所行，故無知無見，若於眼識界無知無見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善勇猛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識界亦非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識界所行，故無知無見，若於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識界無知無見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一切法非一切法所行。善勇猛！一切法非一切法所行，故無知無見，若於一切法無知無見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復次，善勇猛！色蘊不捨色蘊自性，受、想、行、識蘊亦不捨受、想、行、識蘊自性，若於自性如是遍知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眼處不捨眼處自性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處亦不捨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處自性，若於自性如是遍知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色處不捨色處自性，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處亦不捨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處自性，若於自性如是遍知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眼界不捨眼界自性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界亦不捨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界自性，若於自性如是遍知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色界不捨色界自性，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界亦不捨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界自性，若於自性如是遍知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眼識界不捨眼識界自性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識界亦不捨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識界自性，若於自性如是遍知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一切法不捨一切法自性，若於自性如是遍知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復次，善勇猛！色蘊與色蘊非合非離，受、想、行、識蘊與受、想、行、識蘊亦非合非離。如是色蘊非合非離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；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蘊亦非合非離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眼處與眼處非合非離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處與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處亦非合非離。如是眼處非合非離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；如是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處亦非合非離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色處與色處非合非離，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處與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處亦非合非離。如是色處非合非離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；如是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處亦非合非離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眼界與眼界非合非離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界與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界亦非合非離。如是眼界非合非離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；如是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界亦非合非離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色界與色界非合非離，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界與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界亦非合非離。如是色界非合非離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；如是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界亦非合非離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眼識界與眼識界非合非離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識界與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識界亦非合非離。如是眼識界非合非離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；如是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識界亦非合非離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一切法與一切法非合非離。如是一切法非合非離，是

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復次，善勇猛！色蘊非減非增，受、想、行、識蘊亦非減非增。如是色蘊非減非增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；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蘊亦非減非增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眼處非減非增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處亦非減非增。如是眼處非減非增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；如是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處亦非減非增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色處非減非增，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處亦非減非增。如是色處非減非增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；如是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處亦非減非增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眼界非減非增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界亦非減非增。如是眼界非減非增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；如是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界亦非減非增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色界非減非增，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界亦非減非增。如是色界非減非增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；如是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界亦非減非增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眼識界非減非增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識界亦非減非增。如是眼識界非減非增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；如是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識界亦非減非增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一切法非減非增。如是一切法非減非增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復次，善勇猛！色蘊非染非淨，受、想、行、識蘊亦非染非淨。如是色蘊非染非淨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；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蘊亦非染非淨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眼處非染非淨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處亦非染非淨。如是眼處非染非淨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；如是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處亦非染非淨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色處非染非淨，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處亦非染非淨。如是色處非染非淨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；如是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處亦非染非淨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眼界非染非淨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界亦非染非淨。如是眼界非染非淨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；如是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界亦非染非淨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色界非染非淨，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界亦非染非淨。如是色界非染非淨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；如是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界亦非染非淨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眼識界非染非淨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識界亦非染非淨。如是眼識界非染非淨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；如是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識界亦非染非淨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一切法非染非淨。如是一切法非染非淨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復次，善勇猛！色蘊非有淨法、非有不淨法，受、想、行、識蘊亦非有淨法、非有不淨法。如是五蘊非有淨法、非有不淨法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眼處非有淨法、非有不淨法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處亦非有淨法、非有不淨法。如是內六處非有淨法、非有不淨法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色處非有淨法、非有不淨法，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處亦非有淨法、非有不淨法。如是外六處非有淨法、非有不淨法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眼界非有淨法、非有不淨法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界亦非有淨法、非有不淨法。如是內六界非有淨法、非有不淨法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色界非有淨法、非有不淨法，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界

亦非有淨法、非有不淨法。如是外六界非有淨法、非有不淨法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眼識界非有淨法、非有不淨法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識界亦非有淨法、非有不淨法。如是六識界非有淨法、非有不淨法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一切法非有淨法、非有不淨法。如是一切法非有淨法、非有不淨法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復次，善勇猛！色蘊非移轉非趣入，受、想、行、識蘊亦非移轉非趣入。如是五蘊非移轉非趣入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眼處非移轉非趣入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處亦非移轉非趣入。如是內六處非移轉非趣入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色處非移轉非趣入，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處亦非移轉非趣入。如是外六處非移轉非趣入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眼界非移轉非趣入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界亦非移轉非趣入。如是內六界非移轉非趣入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色界非移轉非趣入，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界亦非移轉非趣入。如是外六界非移轉非趣入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眼識界非移轉非趣入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識界亦非移轉非趣入。如是六識界非移轉非趣入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一切法非移轉非趣入。如是一切法非移轉非趣入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復次，善勇猛！色蘊非繫非離繫，受、想、行、識蘊亦非繫、非離繫。如是五蘊非繫非離繫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眼處非繫非離繫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處亦非繫、非離繫。如是內六處非繫非離繫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色處非繫非離繫，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處亦非繫、非離繫。如是外六處非繫非離繫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眼界非繫非離繫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識界亦非繫、非離繫。如是內六界非繫非離繫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色界非繫非離繫，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界亦非繫、非離繫。如是外六界非繫非離繫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眼識界非繫非離繫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識界亦非繫非離繫。如是六識界非繫非離繫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一切法非繫非離繫。如是一切法非繫非離繫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復次，善勇猛！色蘊非死非生，受、想、行、識蘊亦非死非生。如是五蘊非死非生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眼處非死非生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處亦非死非生。如是內六處非死非生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色處非死非生，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處亦非死非生。如是外六處非死非生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眼界非死非生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識界亦非死非生。如是內六界非死非生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色界非死非生，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界亦非死非生。如是外六界非死非生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眼識界非死非生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識界亦非死非生。如是六識界非死非生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一切法非死非生。如是一切法非死非生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復次，善勇猛！色蘊非生非死，受、想、行、識蘊亦非生非死。如是五蘊非生非死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眼處非生非死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處亦非生非死。如是內六處非生非死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色處非生非死，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處亦非生非死。

如是外六處非生非死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眼界非生非死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界亦非生非死。如是內六界非生非死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色界非生非死，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界亦非生非死。如是外六界非生非死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眼識界非生非死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識界亦非生非死。如是六識界非生非死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一切法非生非死。如是一切法非生非死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復次，善勇猛！色蘊非流轉、非有流轉法，受、想、行、識蘊亦非流轉、非有流轉法。如是五蘊非流轉、非有流轉法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眼處非流轉、非有流轉法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處亦非流轉、非有流轉法。如是內六處非流轉、非有流轉法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色處非流轉、非有流轉法，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處亦非流轉、非有流轉法。如是外六處非流轉、非有流轉法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眼界非流轉、非有流轉法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界亦非流轉、非有流轉法。如是內六界非流轉、非有流轉法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色界非流轉、非有流轉法，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界亦非流轉、非有流轉法。如是外六界非流轉、非有流轉法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眼識界非流轉、非有流轉法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識界亦非流轉、非有流轉法。如是六識界非流轉、非有流轉法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一切法非流轉、非有流轉法。如是一切法非流轉、非有流轉法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復次，善勇猛！色蘊非盡、非有盡法，受、想、行、識蘊亦非盡、非有盡法。如是五蘊非盡、非有盡法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眼處非盡、非有盡法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處亦非盡、非有盡法。如是內六處非盡、非有盡法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色處非盡、非有盡法，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處亦非盡、非有盡法。如是外六處非盡、非有盡法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眼界非盡、非有盡法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界亦非盡、非有盡法。如是內六界非盡、非有盡法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色界非盡、非有盡法，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界亦非盡、非有盡法。如是外六界非盡、非有盡法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眼識界非盡、非有盡法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識界亦非盡、非有盡法。如是六識界非盡、非有盡法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一切法非盡、非有盡法。如是一切法非盡、非有盡法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復次，善勇猛！色蘊非有集法、非有滅法，受、想、行、識蘊亦非有集法、非有滅法。如是五蘊非有集法、非有滅法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眼處非有集法、非有滅法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處亦非有集法、非有滅法。如是內六處非有集法、非有滅法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色處非有集法、非有滅法，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處亦非有集法、非有滅法。如是外六處非有集法、非有滅法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眼界非有集法、非有滅法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界亦非有集法、非有滅法。如是內六界非有集法、非有滅法，是謂般若波

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色界非有集法、非有滅法，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界亦非有集法、非有滅法。如是外六界非有集法、非有滅法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眼識界非有集法、非有滅法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識界亦非有集法、非有滅法。如是六識界非有集法、非有滅法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一切法非有集法、非有滅法。如是一切法非有集法、非有滅法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復次，善勇猛！色蘊非有起法、非有盡法，受、想、行、識蘊亦非有起法、非有盡法。如是五蘊非有起法、非有盡法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眼處非有起法、非有盡法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處亦非有起法、非有盡法。如是內六處非有起法、非有盡法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色處非有起法、非有盡法，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處亦非有起法、非有盡法。如是外六處非有起法、非有盡法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眼界非有起法、非有盡法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界亦非有起法、非有盡法。如是內六界非有起法、非有盡法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色界非有起法、非有盡法，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界亦非有起法、非有盡法。如是外六界非有起法、非有盡法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眼識界非有起法、非有盡法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識界亦非有起法、非有盡法。如是六識界非有起法、非有盡法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一切法非有起法、非有盡法。如是一切法非有起法、非有盡法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復次，善勇猛！色蘊非有變壞法、非無變壞法，受、想、行、識蘊亦非有變壞法、非無變壞法。如是五蘊非有變壞法、非無變壞法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眼處非有變壞法、非無變壞法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處亦非有變壞法、非無變壞法。如是內六處非有變壞法、非無變壞法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色處非有變壞法、非無變壞法，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處亦非有變壞法、非無變壞法。如是外六處非有變壞法、非無變壞法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眼界非有變壞法、非無變壞法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界亦非有變壞法、非無變壞法。如是內六界非有變壞法、非無變壞法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色界非有變壞法、非無變壞法，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界亦非有變壞法、非無變壞法。如是外六界非有變壞法、非無變壞法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眼識界非有變壞法、非無變壞法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識界亦非有變壞法、非無變壞法。如是六識界非有變壞法、非無變壞法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一切法非有變壞法、非無變壞法。如是一切法非有變壞法、非無變壞法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復次，善勇猛！色蘊非常非無常、非樂非苦、非我非無我、非淨非不淨，受、想、行、識蘊亦非常非無常、非樂非苦、非我非無我、非淨非不淨。如是五蘊非常非無常、非樂非苦、非我非無我、非淨非不淨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眼處非常非無常、非樂非苦、非我非無我、非淨非不

淨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處亦非常非無常、非樂非苦、非我非無我、非淨非不淨。如是內六處非常非無常、非樂非苦、非我非無我、非淨非不淨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色處非常非無常、非樂非苦、非我非無我、非淨非不淨，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處亦非常非無常、非樂非苦、非我非無我、非淨非不淨。如是外六處非常非無常、非樂非苦、非我非無我、非淨非不淨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眼界非常非無常、非樂非苦、非我非無我、非淨非不淨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識界亦非常非無常、非樂非苦、非我非無我、非淨非不淨。如是內六界非常非無常、非樂非苦、非我非無我、非淨非不淨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色界非常非無常、非樂非苦、非我非無我、非淨非不淨，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界亦非常非無常、非樂非苦、非我非無我、非淨非不淨。如是外六界非常非無常、非樂非苦、非我非無我、非淨非不淨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眼識界非常非無常、非樂非苦、非我非無我、非淨非不淨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識界亦非常非無常、非樂非苦、非我非無我、非淨非不淨。如是六識界非常非無常、非樂非苦、非我非無我、非淨非不淨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一切法非常非無常、非樂非苦、非我非無我、非淨非不淨。如是一切法非常非無常、非樂非苦、非我非無我、非淨非不淨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復次，善勇猛！色蘊非有貪、瞋、癡法、非離貪、瞋、癡法，受、想、行、識蘊亦非有貪、瞋、癡法、非離貪、瞋、癡法。如是五蘊非有貪、瞋、癡法、非離貪、瞋、癡法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眼處非有貪、瞋、癡法、非離貪、瞋、癡法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處亦非有貪、瞋、癡法、非離貪、瞋、癡法。如是內六處

非有貪、瞋、癡法、非離貪、瞋、癡法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色處非有貪、瞋、癡法、非離貪、瞋、癡法，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處亦非有貪、瞋、癡法、非離貪、瞋、癡法。如是外六處非有貪、瞋、癡法、非離貪、瞋、癡法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眼界非有貪、瞋、癡法、非離貪、瞋、癡法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界亦非有貪、瞋、癡法、非離貪、瞋、癡法。如是內六界非有貪、瞋、癡法、非離貪、瞋、癡法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色界非有貪、瞋、癡法、非離貪、瞋、癡法，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界亦非有貪、瞋、癡法、非離貪、瞋、癡法。如是外六界非有貪、瞋、癡法、非離貪、瞋、癡法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眼識界非有貪、瞋、癡法、非離貪、瞋、癡法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識界亦非有貪、瞋、癡法、非離貪、瞋、癡法。如是六識界非有貪、瞋、癡法、非離貪、瞋、癡法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一切法非有貪、瞋、癡法、非離貪、瞋、癡法。如是一切法非有貪、瞋、癡法、非離貪、瞋、癡法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復次，善勇猛！色蘊非作者、非使作者，非起者、非等起者，非了者、非使了者，非受者、非使受者，非知、見者；受、想、行、識蘊亦非作者、非使作者，非起者、非等起者，非了者、非使了者，非受者、非使受者，非知、見者。如是五蘊非作者、非使作者，非起者、非等起者，非了者、非使了者，非受者、非使受者，非知、見者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眼處非作者、非使作者，非起者、非等起者，非了者、非使了者，非受者、非使受者，非知、見者；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處亦非作者、非使作者，非起者、非等起者，非了者、非使了者，非受者、非使受者，非知、見者。如是內六處非作者、非使作者，非起者、非等起者，非了者、非使了者，非受者、非使受者，非知、見者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色處非作者、非使作者，非起者、非等起者，非了者、非使了者，非受者、非使受者，非知、見者；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處亦非作者、非使作者，非起者、非等起者，非了者、非使了者，非受者、非使受者，非知、見者。如是外六處非作者、非使作者，非起者、非等起者，非了者、非使了者，非受者、非使受者，非知、見者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眼界非作者、非使作者，非起者、非等起者，非了者、非使了者，非受者、非使受者，非知、見者；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界亦非作者、非使作者，非起者、非等起者，非了者、非使了者，非受者、非使受者，非知、見者。如是內六界非作者、非使作者，非起者、非等起者，非了者、非使了者，非受者、非使受者，非知、見者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色界非作者、非使作者，非起者、非等起者，非了者、非使了者，非受者、非使受者，非知、見者；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界亦非作者、非使作者，非起者、非等起者，非了者、非使了者，非受者、非使受者，非知、見者。如是外六界非作者、非使作者，非起者、非等起者，非了者、非使了者，非受者、非使受者，非知、見者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眼識界非作者、非使作者，非起者、非等起者，非了者、非使了者，非受者、非使受者，非知、見者；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識界亦非作者、非使作者，非起者、非等起者，非了者、非使了者，非受者、非使受者，非知、見者。如是六識界非作者、非使作者，非起者、非等起者，非了者、非使了者，非受者、非使受者，非知、見者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一切法非作者、非使作者，非起者、非等起者，非了者、非使了者，非受者、非使受者，非知、見者。如是一切法非作者、非使作者，非起者、非等起者，非了者、非使了者，非受者、非使受

者，非知、見者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復次，善勇猛！色蘊非斷非常、非有邊非無邊，受、想、行、識蘊亦非斷非常、非有邊非無邊。如是五蘊非斷非常、非有邊非無邊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眼處非斷非常、非有邊非無邊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處亦非斷非常、非有邊非無邊。如是內六處非斷非常、非有邊非無邊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色處非斷非常、非有邊非無邊，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處亦非斷非常、非有邊非無邊。如是外六處非斷非常、非有邊非無邊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眼界非斷非常、非有邊非無邊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界亦非斷非常、非有邊非無邊。如是內六界非斷非常、非有邊非無邊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色界非斷非常、非有邊非無邊，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界亦非斷非常、非有邊非無邊。如是外六界非斷非常、非有邊非無邊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眼識界非斷非常、非有邊非無邊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識界亦非斷非常、非有邊非無邊。如是六識界非斷非常、非有邊非無邊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一切法非斷非常，非有邊非無邊。如是一切法非斷非常、非有邊非無邊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復次，善勇猛！色蘊非見趣、非見趣斷，非愛、非愛斷；受、想、行、識蘊亦非見趣、非見趣斷，非愛、非愛斷。如是五蘊非見趣、非見趣斷，非愛、非愛斷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眼處非見趣、非見趣斷，非愛、非愛斷；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處亦非見趣、非見趣斷，非愛、非愛斷。如是內六處非見趣、非見趣斷，非愛、非愛斷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色處非見趣、非見趣斷，非愛、非愛斷；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處亦非見趣、非見趣斷，非愛、非愛斷。如是外六處非見趣、非見趣斷，非愛、非愛斷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眼界非見趣、非見趣斷，非愛、非愛斷；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界亦非見趣、非見趣斷，非愛、非愛斷。如是內六界非見趣、非見趣斷，非愛、非愛斷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色界非見趣、非見趣斷，非愛、非愛斷；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界亦非見趣、非見趣斷，非愛、非愛斷。如是外六界非見趣、非見趣斷，非愛、非愛斷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眼識界非見趣、非見趣斷，非愛、非愛斷；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識界亦非見趣、非見趣斷，非愛、非愛斷。如是六識界非見趣、非見趣斷，非愛、非愛斷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一切法非見趣、非見趣斷，非愛、非愛斷。如是一切法非見趣、非見趣斷，非愛、非愛斷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復次，善勇猛！色蘊非善、非非善，受、想、行、識蘊亦非善、非非善。如是五蘊非善、非非善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眼處非善、非非善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處亦非善、非非善。如是內六處非善、非非善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色處非善、非非善，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處亦非善、非非善。如是外六處非善、非非善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眼界非善、非非善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界亦非善、非非善。如是內六界非善、非非善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色界非善、非非善，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界亦非善、非非善。如是外六界非善、非非善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眼識界非善、非非善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識界亦非善、非非善。如是六識界非善、非非善，是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善勇猛！一切法非善、非非善。如是一切法非善、非非善，是

謂般若波羅蜜多。

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九十五